

湯文正公史稿



潛庵先生擬明史稿卷十五

睢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箕山評

錢習禮周叙陳音邢讓劉儼錢溥柯潛謝一夔倪謙傳瀚黎淳王華列傳

錢習禮各幹以字行吉水人永樂六年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時上北征踰二年始殿試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習禮家故與練子甯有姻鄉人忌之者恒以是持之楊榮乘間白於帝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帝笑曰使子甯在朕且用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卷十五

一

之况習禮乎事遂解洪熙初遷侍讀知制誥宣德三年進侍讀學士宣宗好文翰屢燕見儒臣元夕召近臣觀燈萬歲山賜宴習禮與諸臣賦詩以獻又駕幸史館親賦招隱歌以示習禮進學士掌翰林院事院署初建命大學士皆至習禮不爲設座或疑之習禮曰此非三公府也楊士奇等請於帝帝乃命工部具座禮部叙位次于是士奇等始自內閣出坐諸學士上習禮曰事由上定則可吾豈敢爲佞乎人以爲有體十年進禮部右侍郎習禮性蕭灑在翰林多清暇以文章議論爲士類所推

每佳時休沐同賓朋文酒倡和爲樂至於要職劇務雅非所好禮部雖位望優崇然簿書期會嘗與諸部相參命下日或往賀之習禮曰吾今且爲有司矣何賀爲力辭不允又命兼署吏部是時王振日用事達官多拜其第習禮耻爲之屈意不自得因自陳年老不可用乞骸骨旣致仕乃大喜曰爲侍郎久妨吟咏今縱吾於雲霄間矣公卿大夫饒別都門外各賦詩爲贈習禮獨取歸去來辭長歌以自娛習禮孝友忠信篤於倫誼好古秉禮教人不倦累主文柄知名士皆出其門家居十五年卒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四卷十五

二

年八十有九謚文肅所著有應制歸田諸集

習禮正文雅爲翰林佳士使以子甯累廢朝廷幾於失人可知人主以寬大爲盛德

周叙字功叙吉水人年十一能詩永樂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承詔作黃鸚鵡賦稱旨授編修宣宗時預修太宗實錄書成進修撰英宗時修宣宗實錄充經筵講官進侍讀上言君道莫大於奉天恤民臣職惟在於輔君成化比者天旱陛下責躬虔禱而臣下不聞効忠補過徒見陳情乞用之章掌銓選者罔論賢否徒循資格司國計者不問農桑

惟勤賦斂軍士困於造作刑罰失其中正風憲乏
激揚之公言官惟緘默是尚又僧道舊有定額近
或多至數萬徭役乏人戶口日耗蠹損國政莫此
爲甚今京畿山東流民衆多皆有司不能矜恤所
致夫風憲爲耳目之司守令任撫字之寄宜精其
選風憲得人而後守令盡職則風憲又守令之綱
領也帝以章示諸大臣于是吏部尚書王直等皆
引罪求罷帝慰留之十一年奉命祭衡山事竣過
家以枉道爲怨家所訐詔勿問未幾調署南京院
事尋進侍講學士請重修宋遼金史叙之先人嘗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
卷十五

三

言三史當以宋爲正統遼金皆當附書叙著論申
述其旨至是特疏以請詔許自撰行世叙遂日夜
纂輯不倦然卒未成晝邸王監國上言昔周公輔
成王當承平之日今殿下輔太子值板蕩之秋視
周公尤爲艱鉅雖日日望鸞輿早還然敵情叵測
時日悠邁人心易搖可不深謀熟慮乎謂宜先博
選辨士卑詞重幣暫爲君父屈若能鸞輿旋軫則
結好和親世世利賴不然堂堂天朝疆域萬里兵
甲數百萬豈不能汎掃北庭以圖報復哉謹陳八
事曰勵剛明親經史修軍政選賢才安民心廣言

路謹幾微修庶政累數千言王嘉納焉景帝卽位復上致治保邦中興太平諸策引喻開諷帝深嘉之尋以疾卒叙生平負氣節內剛外和篤於行誼金陵有婦人以妖幻動一時其甥因之登太常寺丞賀者踵至叙曰人爲妖遠之不暇矧賀之也其持正類如此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二年授編修是時憲宗倦勤而番僧左道日由中官以進音上疏曰養德莫先於講學講學莫先於好問今陛下雖御經筵勢分尊嚴上有疑而不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卷十五

四

問下有陳而難明聖學之疎實緣於此願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者引對便殿從容賜坐有疑輒問必能啟沃聖聰有所裨益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今所號佛子法王真人無寸長可采各位尊隆賞與濫溢宜一切罷遣自今有請修建寺觀者悉置於法庶幾妖妄可絕正道以明不聽又請召還李秉羅倫張元禎王徽章懋等復原官而舉陳獻章列言職亦不聽音旣屢言事而中官佞倖多惡之有旨責其偏見妄言音不爲動司禮

太監黃賜母死廷臣皆往吊翰林獨無詣者一日

侍講徐瓊言于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乎衆或應或默音大怒曰天子侍從之臣相率而拜內侍之庭其若清議何議遂寢汪直在西厰氣焰烜赫其黨韋瑛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士偉家并拷掠其妻子衆駭莫敢問音居比舍亟乘墉呼曰爾何人乃敢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其人曰爾何人乃敢不畏西厰音厲聲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陳音也其人既素聞音名又辭氣剛正乃爲之少戢十三年進侍講十九年遷南太常寺少卿時大學士劉吉有父喪詔起復吉陽疏辭陰托外戚萬喜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卷十五

五

言于上固畱之音自南京貽書勸其力辭吉不悅其後有缺吏部擬音吉輒力阻之曰音腐儒不可用以故累年不得調弘治二年署南翰林院事六年吉敗乃進太常卿七年卒于官音性寬緩愔于世務人或戲之置不較爲文典實有理致尤邃於經學一時名公卿如大學士王鏊太常卿齊章通政吳裕布政使倪阜等皆受業其門云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景泰元年也先遣使同李實來請和且言將奉上皇還京群臣請遣實復往帝難之

及遣使竟不及迎復事群臣交章請帝命侯楊善
回再議讓上言近者群臣請迎復上皇封章數上
陛下不許豈不以也先變詐不足信歟如以爲不
足信則前此已不必講和矣我之所以和者爲上
皇也不迎上皇而與之和將安圖乎夫天下之事
成敗勢也君子於事不必其皆成惟爲所當爲而
已上皇之於陛下君也兄也迎復之事所當爲也
于此不圖臣恐竊中賊計彼將假大義以爲入寇
之端臣未知孰爲曲直也如從群臣之請則上皇
之回否雖未可必而陛下篤君親之義昭然於天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
卷十五

六

下矣臣又聞兵家以曲直爲壯老我迎而彼不許
則曲在彼矣由是而興問罪之師不亦善乎疏入
得優旨當時服其忠鯁丁父憂起復進修撰成化
二年遷國子監祭酒創立勅諭學規諸碑修國子
監通志課諸生誦小學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人
以是稱之五年遷禮部右侍郎七年下詔獄先是
國子監例有師生會饌錢相沿日久讓取以新學
舍暨碑刻諸費不籍記又不文移有司遂爲典簿
王允所私陳鑑代讓亦不察核至是給事中丘弘
等言之掌助教事檢討葉時復許允下刑部請逮

讓鑑置對不許言官交章論劾遂逮讓鑑及司業張業坐監守自盜論死讓獄中上書言與學士萬安李泰素有隙故倡此而丘弘承風奏劾且宣言怖刑部使傳致臣帝命會官雜治國子生盧楷楊守陟等奮曰邢公振勵學校不私一錢今被誣吾儕義不可不救於是生徒百餘人詣闕請代下法司議得免死贖爲民九年卒年四十五讓剛直負才氣敏於文藝然狹中有所輕重人輒形辭色銳意師道而忌者軋之卒得禍楷東陽人舉鄉試第一能文章早卒守陟後官至布政使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卷十五

七

劉儼字宣化吉水人幼端介好古力學弱冠中鄉試潛心學問凡二十六年正統七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二年選講讀以下官十人入東閣掌制誥儼與焉景泰三年遷左春坊大學士修君鑑寰宇通志及宋元通鑑綱目進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十七年與編修黃諫主順天鄉試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就試皆不得舉循等論奏儼閱文不明取士徇私又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在中列而譯字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試例不黜落榜發無名因劾儼違制且摘試題雖欲自絕并

策問有無正統語激帝怒請如洪武中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於是六科給事中張甯等交章論循文壞法營私失大臣體請逮問如例帝曲宥之命翰林院覆閱諸得舉者高穀懼儼等禍且不測因奏事召至榻前力言二臣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本無罪由是儼等得釋而瑛倫特旨賜舉人許赴會試王文復疏辨帝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明年英宗復位循文得罪二子竟不得試儼性剛直取予不苟族人貧者爲喪葬婚娶傲范仲淹立義田人有貸輒焚其券立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四卷十五八

時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

如典試起獄事以事則足以考見一時得失以文則足以添加篇牘色態

錢溥字原博華亭人正統四年進士召試薔薇露詩稱旨命教內侍書授翰林院檢討累官左諭德天順元年改尚寶寺少卿時叙奪門功溥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功行賞殆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獨非缺典與汝言以其言入奏英宗大喜尋遷侍讀學士六年頒詔安南貽書與其王論

郊迎禮甚悉瀕行賻以金不受王遣陪臣齎金入
奏乃以帝命受之時以爲得體顧性輕躁嗜進自
教內侍書遂與中官往來王倫受業於溥尋事憲
宗於東宮頗恣肆英宗不豫倫出謁溥溥欲深相
結因坐倫上座畱飲至晡語間倫問東宮納妃事
如何溥曰當以遺詔行之溥所居與學士陳文隣
每內侍來謁必邀文共飲至是獨不召文疑之使
人密伺得其語及帝崩草詔李賢當秉筆文奪之
曰已有草之者矣因言溥倫畫計將退賢進溥罷
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遂下溥獄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
卷十五

九

坐交通近侍律論死尋赦免謫廣東順德知縣成
化二年復故官閒住九年起掌南京翰林院事秩
滿赴京擢南京吏部左侍郎爲給事中張海所劾
時溥入賀聖節因乞歸命以本部尚書致仕卒謚
文通

柯潛字孟時莆田人少穎異數歲能詩弱冠舉於
鄉以地遠京師不忍離親赴舉讀書蓮花峯下景
泰二年登會試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尋侍經筵
朝廷制作多出其手進右中允修歷代君鑒成有
金綺之賜四年修寰宇通志歷司經局洗馬典應

天鄉試抵揚州有舉子賂求關節者潛怒執付有司棘闈肅然天順初遷尚寶少卿兼職如故憲宗卽位以舊宮僚擢翰林學士英宗實錄成進少詹事有詔議慈懿太后喪禮潛率僚屬上章請祔葬裕陵援引古制辭極明切諸大臣相繼力爭未得旨潛曰朝廷大事臣子大節舍是奚所用心再疏爭之頃之召至文華殿面諭皆從其請未幾賜經筵儒臣七人冠服時潛已聞父喪乃卽家賜之潛居喪盡禮會缺祭酒帝難其人有詔起用潛乞終制言忠孝無二理事君事親無兩心使親喪可短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卷十五

十

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矣帝爲感動許之潛素無疾居苦塊久患左足風痺竟不起計聞帝悼惜特遣官賜祭營葬時年五十一潛爲學士以古文教庶吉士前則李東陽等十八人繼則林瀚等二十四人古文號一時之盛公餘輒偕門人覽勝賦詩卽院中後圃構清風亭亭下鑿池蒔芙蓉嘗宴息其中後人稱爲柯亭植栢數株於後堂號學士栢風流文采偃映前後而遇事敢言屹如山岳爲可重云

謝一夔字大韶新建人祖永亨避讐外家冒王姓

至一夔始復姓謝父得仁爲汀州推官以廉幹稱
鄧茂七圍汀州率民兵擊走之官軍俘三百餘人
盡誣爲賊得仁白都指揮馬雄悉遣歸雄得汀人
通賊名姓將斬以狗得仁力請焚其籍在汀十八
年卒吏民請于朝立祠祀焉一夔天順四年舉進
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與修英宗實錄憲宗初爲
日講官彗星見應詔陳五事曰正宮闈曰親大臣
曰開言路曰慎刑獄曰戒妄費語多剴切時命儒
臣纂宋元通鑑綱目一夔分修元史因推廣前待
制王禕之論以泰定帝世祖長孫宜承大統燕帖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
卷十五

十一

木兒迎立明文異圖富貴乃于燕帖木兒舉兵以
謀逆書凡將兵附者以謀叛書於上都遣兵以討
賊書一正前史之謬進翰林院學士禮部右侍郎
儀文制度悉加釐定二十二年進工部尚書帝信
梁芳言復建大永昌寺命一夔督造辭疾不允恚
憤而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生平篤於孝義成化
時請假省墓立義學義田義倉鄉閭德之主應天
鄉試得王鏊分校南宮得羅倫皆爲各臣

倪謙字克讓其先錢塘人洪武中徙實京師遂爲

上元人生有四乳目光如電年十八舉進士第三

授翰林院編修博綜掌故雖老於文學者弗能及
奉命祀北岳使朝鮮景泰初以左中允同呂原入
直文華殿一日帝命謙講國風原講堯典旣罷帝
問二人何官對以左中允兼侍讀帝曰二官品同
安得相兼乃命以侍講學士兼中允尋轉左春坊
大學士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遣祭
遼荆楚三藩還進學士侍憲宗於東宮明年壬順
天鄉試左都御史寇深囑中其子林謙不從又謙
受業生章黻亦不得中式叩之於是與錦衣衛緝
事者比言謙出使爲遼府儀賓謀復爵謙爲具奏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
卷十五

十一

稿得金錢無筭以章黻爲徵下詔獄移都察院深
論謙當謫戍開平憲宗立上疏自理詔以原官致
仕尋起爲翰林學士與子岳同入史館纂修英宗
實錄遷南京禮部右侍郎復爲言官所論乞休憲
宗念其舊勞召起原職力辭不許與同官請建皇
儲再上謹天災勤聖學育人才數事進南禮部尚
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僖謙性孝友兄誠高
士也築別墅於韓橋江畔足跡不入城市人或言
其弟姪之貴卽掩耳而走謙事之終身無間言誠
卒無嗣謙撫孤女過於所生爲尚書時私居閭閻

甚狹列肆皆鐵工謙輿從出入衆皆起立謙語之
曰汝吾鄉人毋爲我出入妨爾作務再諭乃從後
一御史亦居於此憤民倨坐執送有司加罪民訴
曰小人爲倪尚書所誤備述前事且云愚民無知
實不曉御史又尊於尚書也有司慙而釋之所著
有玉堂上谷歸田南宮遼海皇華諸稿共二百卷
子岳阜岳自有傳阜以進士爲庶吉士歷官四川
右布政使以廉介著

傅瀚字曰川新喻人天順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除檢討憲宗卽位一日於內得古帖斷爛不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
卷十五

十三

可讀命中使持至史館適瀚在直卽次爲韻語授

中使以復憲宗大悅有珍饌法醞之賜九載進修

撰遷左諭德充經筵講官侍孝宗於東宮弘治初

進太常少卿兼侍讀憲宗實錄成進太常寺卿兼

侍講學士掌院事六年遷禮部右侍郎初禮部十

年一度僧道以左都御史馬文升言停止至是復

行開度僧道集京師者以萬計瀚言此輩蠹耗天

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

裁抑或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一度便詔曰可時以

楊時從祀孔子廟廷言者因論羅從彥李侗亦當

從祀瀚言二子著述視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濫乎乃止俄以本官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十三年進禮部尚書會京師地震雨雹四方災異日聞瀚上言方今賦重役繁民窮財盡宜躬節儉以先天下陝西地震尤甚復同府部大臣條奏三十一事皆報可陝西巡撫熊翀等以鄜縣民所得玉璽獻以爲秦璽復出乞頒示天下瀚言自有秦璽以來歷代完缺真僞之跡具載史冊今所進璽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贗作無疑且人主受命在德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四

卷十五

古

不在璽太祖以聖德受命製傳國璽聖子神孫恪奉祖訓百餘年來別無古璽而休徵滋至今日卽得秦璽安所用之孝宗以其言爲是薄賞其人遣之保定府獻白鴉以爲瑞瀚劾其妄在部建白多傳正議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瀚博學強記處事縝密雖小不苟獨以程敏政之獄頗爲士論所薄初瀚謀入內閣嗾同鄉監生江瑑劾大學士劉健等冀代其位旣而恐謀泄遂倡言瑑與學士程敏政善且奏詞決非瑑所能而奏中排抑勝已一言又實敏政平生心事以此大臣多不直敏政

適敏政有科場之獄言官交攻大臣無左右之者遂不能白敏政既死瀚自禮部代敏政爲詹事瀚家人晨起忽見敏政入瀚室又數見怪瀚因憂悸成疾踰年死人始知璿之奏有由也

黎澶字太樸華容人天順元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成化元年充經筵講官遷左諭德左庶子十四年擢吏部右侍郎二十二年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弘治元年擢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有門生令華亭以紅雲布寄淳淳不納卽書其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植桑拔荼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卷十五

五

服也以疾致仕卒謚文僖澶性介寡合然爲庶子時訓導高瑤請追上景皇帝廟號其言曰正統已

已之變先帝北狩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而平鑾輿何由而返迨先帝復辟其貪天功以爲己力者遂加厚誣俾不得正其終典禮未稱人心憤鬱願追

加廟號展親親之義下禮部議之淳駁之曰郕王

或亦

起但問其心果如何耳

卽帝位承國於何君受命于何主在當時雖曰主

少國疑四方多事然周成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雖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然共

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而不敢耳先帝明並日月裁處已久人心已定若誤聽高瑤加廓王廟號必祭告太廟行耐享之禮必遷梓宮造山陵必追復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誣先帝爲不明陷陛下於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疎賤安敢妄言以煩天聽哉帝曰景泰已事朕不介意豈臣下所當言顯是獻諂希恩其罷議淳素稱長者一時士論譏之

論曰景帝功在社稷正位七年非甚失德復其位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卷十五

夫

號誰曰不宜黎淳篤行君子也力詆景帝不遺餘力至曰高瑤疎賤之臣必有小人主之何異同文之獄也憲宗昔以東宮見廢無所介意且曰獻諂希恩帝真明主哉

王華字德輝餘姚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孝宗卽位與修憲宗實錄充經筵講官丁父憂服闋遷右諭德上勸學疏其畧謂詩云學有緝熙於光明今一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或旬日始一舉行則緝熙之功無乃有間與帝嘉納自是御講筵日勤弘治九年充日講官賜金帶

明年兼東宮講讀進翰林院學士教庶吉士纂修
大明會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尋進禮部右侍郎
仍兼日講時張皇后寵眷正隆而內侍李廣方用
事一日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事諸學
士以爲當遷就諱之華持不可特誦說詳盡開諷
明切左右悚然而帝亦樂聞不厭罷講特命賜僕
尋轉左侍郎武宗卽位劉瑾用事士大夫奔走其
門如鶩華獨不往時子守仁爲兵部主事以言事
觸瑾坐貶而華亦遷南京吏部尚書華平生孝友
居鄉多厚德瑾微時從華鄉人遊頗聞其槩又在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四
卷十五

七

講筵數以古誼規切人主瑾重之使人通懇勸冀
往謝華又不應瑾怒遂以中旨勒致仕旣而有以

同年生所爲事誣華者或曰不自且得罪華曰許
友過以免罪吾不爲也華氣質醇厚不立邊幅母

岑氏封太夫人年此爲人生難得事百歲華亦踰七十朝夕嬉戲左

右宸濠反守仁起兵討之時遠近傳聞駭愕或謂

宸濠將陰遣刺客請爲避地計華曰守仁伸大義

討賊我可先去以爲民望乎趣府縣調兵食禁訛

言以安人心武宗南巡奸黨害守仁功飛語構陷

且夕不可測華寂若無聞惟戒家人謹出入慎言

語而已世宗卽位守仁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遣行人存問於家有羊酒之賜朝廷推論守仁功進封華及其祖父皆伯爵部咨至屬疾且革聞使者已在門促守仁出迎曰雖倉遽焉可廢禮是日遂卒年七十七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四
卷十五

六

陳文萬安劉吉列傳

陳文字安簡廬陵人正統元年進士授編修文頌
哲儀觀甚偉大學士楊士奇重之十三年詔選翰
林十人進學東閣文與焉英宗初御經筵充展書
官帝屢目屬之尋進侍講景泰二年以大學士高
穀薦遷雲南右布政使雲南地遠民貧連歲轉餉
貴州勞費尤甚文乃畫策商賈代輸而倍其直以
償之令下商皆懽趨民間歲省亦過半境內稅課
額鈔七十餘萬典者率多侵欺官或累歲不能得
俸文按治如法課日羨溢居數年諸事修舉久之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五
卷十五

九

轉廣東左右政使以母憂未赴英宗復位問左右
向侍朕經筵頌而哲者今何官耶曰布政使召至
京以爲詹事乞終制不許遂侍東宮講讀六年學
士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曰柯潛可出告吏
部尚書王翱翱曰陳文以次當及奈何明日賢入
見以聞遂進文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內閣文既
入數與賢爭事曰吾非若所薦也構錢溥韓雍皆
坐謫去語具溥傳憲宗卽位改吏部左侍郎同知
經筵事再進禮部尚書兼職如故時修撰羅倫論
李賢奪情文又陰助賢倫坐貶益爲時論所薄英

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卒贈少傅謚莊靖文以才能自許初久淹在外士大夫多冀其進用及被召游參大政未聞有所建明朝退則引賓客故人置酒爲曲宴頗多請屬又性卞急少容雖睚眦不釋也文歿後禮部主事陸淵之御史謝文鐸等皆具疏論文不當得美謚帝以謚典已行寢其奏

萬安字循吉眉州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視其外寬然長者也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景泰中以易儲遷左春坊司直郎轉右中允改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五卷十五

三

尚寶司丞仍兼編修天順二年進侍講兼學士成化改元進少詹事五年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安初爲編修時李泰與之同官內侍李永昌養子也少于安十二歲安顧兄事之得其驩泰有內援然每遷必挾安使出已上俱累官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會閣臣缺員內議將用泰輒又讓曰萬安可少長于泰又賢退以語安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也安旣用叵他長足見知主上則陰結帝左右伺喜怒外以勢恫喝諸省曹取貨賄而已而是時昭德萬貴妃方寵冠後宮安私于內

侍曰妃故眉山人安族姑也而又與安妻有連妃常欲張其門閥與他妃競聞之大悅安與妃弟錦衣指揮萬通爲族屬數往來其家通妻王氏有母至自博興王謂其母曰嚮家貧時以妹爲人婦今安在也母曰第記爲四川萬編修者詢之編修固萬早年官耳由是又與通爲姻媼通妻出入掖庭安得悉知宮中動靜勢益固七年十二月彗星見天田犯太微廷臣多言君臣懸隔上下不交請時召閣臣面議政事大學士彭時亦以爲言于是司禮監諸內臣乃約以帝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情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五
卷十五

三

意未孚姑俟再勿多言也及入時首陳一二事帝方可其奏安遽叩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等不得已皆同聲叩頭出諸內臣語人曰若嘗言不得召見旣見呼萬歲耳實無一奇謀至計也聞者闕然謂之萬歲閣老時輅等甚恨之未幾帝命太監汪直刺事西廠權力傾中外輅率內閣抗章劾罷其事甚偉安初已列名而潛使人布腹心于直俄復設西廠輅引去安遂爲閣臣首孝宗出閣進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太子太保歷少傅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進少師預機務者凡二十年內

連宮掖外交宦寺朝野疾之如仇而位秩亦日隆
會帝季年倦于政任李孜省使伺察百官得密奏
人皆側目安欣然與相結反假之以竊弄威福芟
除異已先時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皆以守正
罷諸大臣中負重名如王恕馬文升等皆什伯出
安上而中外推公輔嘗首王恕斥貪庸必首安故
尤以忌見擯一時六曹卿寺無有敢誦言其罪者
惟大學士劉羽性伉直與之爭輒計逐之自是內
閣亦無人其所與共事者尹直彭華皆小人也而
尚書尹旻侍郎秦紘輩悉文致其罪以去安自知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五
卷十五

三

負國甚又懼帝寢覺其奸乃數劫制言官而私挾
媚道以蠱惑帝有倪進賢者粗習書滑稽亾行與
安暱日引與論御內術輒驗因令就試得第夤緣
爲庶吉士授御史安遂上其術禁中帝甚秘之孝
宗初立言者將共攻安忽有詔不許風聞糾劾衆
皆疑安所屬草爲已地憤益甚適御史湯鼐以會
勅詣閣安從容語以故曰此裏面意也鼐卽以其
語奏聞謂古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今安抑塞言
路歸過於君無人臣禮奸邪不可用於是庶吉士

鄒智御史文貴姜洪等俱交章列其罪狀先是帝

在東宮已素惡安會憲宗崩內侍于宮中得疏一

小篋則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帝命太監

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耶安愧汗伏地喑不

能出聲及諸臣疏入帝卽日下其章令恩面詰之

每展一牘安輒絮辨跪泣求哀無去意恩直前摘

其牙牌曰請出矣始惶遽索馬歸第上疏乞骸骨

時安年已七十餘尚於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也

歸一載卒猶贈太師謚文康初孝穆皇太后之薨

內庭藉藉言謀出昭德宮及安將敗時縣丞徐頓

上書發其事命下禮部議覆奏請逮萬家親戚曾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五卷十五

出入宮闈者鞫問安驚懼不知所爲賴其黨尹直

尚在內閣共擬旨寢之而孝宗亦仁厚置不問其

後安子禮部侍郎翼翼子翰林編修弘璧竝淫恣

早死家財累鉅萬妾媵僮僕挾之以奔皆立盡當

時謂安雖倖免于族誅而子孫亾遺種

劉吉字祐之博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充經筵講官進修撰吉無學術惟善審時

勢能附會以取容而已天順四年鄭世子祁鏜及

涇陽王祁銑以罪徵至京命吉與陳鑑教之吉等

拜揖世子及王皆還答帝聞心善之因遣歸藩而

以吉侍憲宗講讀于東宮遭母喪去憲宗卽位以舊宮寮進侍讀英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累遷禮部左侍郎尋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預機務十三年進禮部尚書兼職如故會閣臣商輅率同官劾汪直請罷西廠吉與焉帝使太監懷恩至閣詰責次及吉吉具對如輅等言是時兵部尚書項忠同六卿會疏力爭懷恩陰主于內吉亦無能與之異同得不敗明年孝宗出閣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又四年遭父喪有詔起復吉三上章乞終制而陰屬貴戚萬喜爲援帝降勅遣官召還吉遂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五
卷十五

吉

緋衣視事編修陳音以書勸其終制不報而對客談笑無戚容由是人始惡之是年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二十一年改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尋進少保兼太子太傅孝宗初立言者多攻內閣會星變庶吉士鄒智上言星變見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因言萬安尹直劉吉皆小人而以王恕王竑彭韶爲君子吉甚銜之已而安直皆被論去而吉獨畱委任愈益專吉慮言者將及已乃建議欲超遷科道官處以不次之位又奏拔給事中賀欽御史強

珍員外郎林俊等十餘人皆知名士故人無復有
言之者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知經筵
事會天壽山大風雹壞寢殿瓦帝諭羣臣修省右
庶子張昇上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今
萬安尹直相繼斥罷獨劉吉尚存厚結言官昏夜
款門柔佞取容無所不至貴戚萬喜依憑宮闈兇
焰薰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吉以患失
鄙夫爲講官領袖臣與旅進實爲汗顏因疏其十
罪宜亟斥譴以應災異御史魏璋劾昇謫南京工
部員外郎明年璋復以妖言劾御史湯鼐知州劉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五
卷十五

五

槩下獄辭連兵部主事李文祥吉以宿憾諷璋入
智名智坐謫死四年憲宗實錄成進吉少師華蓋
殿大學士秩一品加特進會帝欲封張皇后弟伯
爵命撰誥勅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方
可其實稽遲以俟賄耳帝偵知之惡其詐勒令致
仕去踰年大盜入其室驚怖死年六十七贈太師
謚文穆吉在政府十八年多與僉王游喜同而惡
異廷臣與之忤輒使言官劾去之有所論列必巧
竊美名自緣飾孝宗朝嘗被命撰禱雨文吉言邇
者奸徒襲用李孜省鄧常恩之故術見月宿在畢

方瑛毛勝陳友曹義施聚焦禮劉聚列傳

方瑛全椒人曾祖得銘開國初爲百戶父政靖難
功爲左軍都督府同知洪熙宣德間屢佩將軍印
總兵鎮交趾開平大同正統三年征麓川戰沒贈
威遠伯謚忠毅瑛以父功爲金吾指揮使發憤報
父仇乞領父兵從定西伯蔣貴攻思任發效死先
登破賊寨進都指揮使七年從靖遠伯王驥征貢
章沙壩河嶺諸蠻進後軍都督府僉事充叅將守
雲南時賊子思機發復據孟養瑛率兵進剿獲其
妻子象馬而還于三年擒師宗州賊首黑救苗來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六
卷十五

七

等還京進都督同知已而從兵部侍郎侯璉征貴
州功最進右都督充總兵移守貴州景泰元年征
香爐山功轉左再平草塘叛賊尋召還分總五軍
營封南和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明年佩平蠻將軍
印討銅鼓諸苗俘斬無算畱鎮湖廣貴州英宗復
位進流侯明年東苗于把猪僭號稱亂擒送京師
又明年出剿都勻平之最功前後凡平寨一千二
百斬首萬七千俘獲二萬有奇平苗之功無與爲
比瑛天資英邁通古兵法而行師制敵不主故常
是以所向有功常上兵法及陣圖老將多稱之四

年卒謚忠襄子毅嗣卒子壽祥嗣卒以嘗論大禮
得贈太子太保子東嗣卒子炳嗣卒子應奇嗣卒
從叔華嗣卒子一元嗣明亾爵唵

毛勝初名福壽薊州人伯祖毛那海洪武二十一
年歸附授燕山中護衛閑牧官三十一年隨成祖
征九門克懷來有功進副千戶克雄縣真定進指
揮僉事攻取大寧鄭村壩又戰白溝河攻濟南有
功又戰東昌景城及渡江入應天歷進都指揮同
知卒無子福壽祖安泰那海母弟也嗣爲羽林指
揮使卒長子濟嗣濟卒無子福壽嗣以兄濟九龍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六
卷十五

三

口功授都指揮使正統六年從靖遠伯王驥征麓
川擊走刁招漢從攻思任發有功進都督僉事明
年再攻麓川功最進同知十四年擊也先于大同
斬獲功最進左都督巡徼紫荆倒馬諸關景泰元
年重安江苗賊叛充副總兵率河間東昌降人往
討戶部主事陳汝言言福壽先世本塞外人恐其
志不可信勅王驥善御之無使驚疑以邀成功旣
至請濟師總戎者有難色福壽曰吾奉命討賊惟
敵是求卽日以兵歷其境賊衆躍馬致師福壽挾
弓注矢一發殪其首餘賊驚潰由是香爐山諸寨

皆望風驚服生擒渠首韋同烈記哥等送京師斬之峒賊以平論功封南寧伯五年進屯金川斬俘功最與世券始改名勝字用欽復移金齒彈壓諸蠻勝在鎮號令雖嚴而御軍撫蠻率以仁恕刁放革復叛勝率精兵突至騰衝親縛放革衆悉竄伏天順二年卒贈南寧侯謚忠壯子榮嗣成化四年從襄城伯李瑾討四川山都掌蠻先登八年坐法調廣西立功卒子文嗣卒子良嗣卒子重器嗣卒無子弟邦器嗣卒弟國器嗣卒子孟龍嗣明叵爵

除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六卷十五

无

陳友全椒人事太宗爲騎卒遷百戶從征迤北進千戶正統初通使順甯王招脫歡來降進都指揮僉事充遊擊將軍將兵出甯夏塞進都督僉事又將兵出龍門口進同知充左叅將南征苗賊於香爐山進右都督鎮守湖廣天順元年南征苗賊於五開銅鼓諸山封武平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出鎮番衛俘斬無算充總兵捕套賊於延綏塞外封流侯最功招降者一南征者二出塞者五歷事四朝垂四十年未嘗敗北四年卒贈沔國公謚武僖子

能嗣卒子綱嗣卒子勳嗣卒無子弟熹嗣卒子大

策嗣卒子永祿嗣卒子世恩嗣明公爵除

曹義字敬方儀真人祖勇燕山衛百戶父勝指揮
僉事義弱冠襲父職時太宗肅清沙漠將士非遴
選不得從義扈蹕出塞至半壁山宣德初江西洞
賊竊發義往撫剿正統初出遼東寧遠塞追敵於
白雲山取其輜重復從成國公朱勇會兵兩漢口
敗敵於羊腸河十四年與敵戰遼河摧其前鋒旋
師至廣平山東川洲敵騎踵至廻兵擊破之景泰
初追敵至梨皮峪鷹湖東與叅將胡原分左右翼
夾擊殲焉巡邊至仙靈寺敵穿塞深入義率副將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六
卷十五

三

焦禮等設三伏以待薄暮敵至奮擊大破之最功

前後大戰十一小戰二十俘獲七百五十餘人畜
產二十餘匹奪還被掠男婦八千器械輜重無筭
由都指揮僉事歷中府都督僉事遼東副總兵佩
前將軍印左右都督封豐潤伯歲祿千二百石賜
世券未幾奉朝請歸京師天順三年卒贈豐潤侯
謚莊武子麟先卒庶子振嗣坐法革衣冠習禮國
子監逾年復爵又坐法奪祿一年卒庶子愷嗣卒
嘉靖中子棟乞嗣吏科駁義非開國靖難功不得
嗣上與棟嗣伯卒庶子松乞嗣吏部言曹義以邊

將立功封伯傳三世子奪請上裁松得嗣卒子文炳嗣卒子國治嗣明亾爵除

施聚北通州人父忠立功洪武永樂間至金吾衛指揮使將兵從出塞歿於陣聚嗣官累有戰功正統九年以都指揮從征兀良哈拔砦寨旗歷都督僉事遼東參將進都督總兵官英宗陷迤北聚聞慟哭卽日集將校勤王部下或獻牛酒聚曰今天子安在吾心何饗此悉拒不受倍道馳至京師屯兵守禦天順元年封懷柔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聚爲將武勇朴直與士卒同甘苦在遼東訓練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六卷十五

三

有法增繕亭障興學校講禮讓邊人皆畏服之卒贈懷柔侯謚威靖子榮嗣卒子鑑嗣坐法謫貴州立功赦復爵不得任軍政卒子瓚嗣卒無子弟瑾嗣卒子燾乞嗣吏部以聚無他奇功幸封伯而孫鑑復犯法蒙恩宥數世在典爲濫請上裁定詔予燾嗣伯卒子嵩嗣卒子光祖嗣卒子壯猷嗣明亾爵除

焦禮字尚節山後人父焦入思台洪武中歸降除薊州衛指揮僉事禮以舍人從軍有功太祖喜與禮官辭不受宣德初嗣父官累立功于遼東當陣

生擒賊帥進遼東指揮使再進都指揮僉事以征
哨功進同知正統初用都督曹義薦進都指揮使
禦寇於海西獲士馬甚衆勅守甯遠論功進左軍
都督府僉事協理府事仍守甯遠敗敵於境外進
都督同知再進右都督充副總兵景泰元年破敵
于小團山斬獲數千生致渠魁一人轉左都督英
宗復位封東甯伯食祿一千二百石與世券明年
召至京謁見便殿慰勞有加賜織蟒甲冑弓矢諸
物甚備遣還鎮守遼東二十餘年年八十二卒贈
東甯侯謚襄毅適孫壽嗣卒無子壽弟俊嗣卒子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六
卷十五

三

洪嗣卒子一鳳嗣卒無子洪弟詢嗣卒無子再從
姪棟嗣卒子文耀嗣卒子夢熊嗣明亾爵除

劉聚清豐人太監永誠從子也驍勇有智畧永誠

鎮甘肅聚隨塞上立功歷官都督同知天順五年

曹欽反京師捕賊有功進右都督成化六年統兵

出延綏塞遇敵身被七創濺血殷鞍馬督戰愈力

大破七烈忽斬首百餘級俘獲二千人封甯晉伯

代武靖侯趙輔爲將軍將陝西諸路軍馬出榆林

塞斬首四百五十級獲馬牛羊無算與世券是年

再出塞搜套敵忽大至聚設伏破之斬首百五十

級奪人畜數萬十年卒贈甯晉侯謚威武聚雖借
中璫起家剖符封伯然屢經戰陣能自致於功名
黃草梁之戰敵合圍數重聚率家僮及麾下數十
人潰圍南出人服其勇子祿嗣卒無子弟福嗣福
爲京營總兵加太子太保宏治十三年孝宗召輔
臣於平臺議諸將去留福與成山伯王通皆勒罷
卒子岳嗣卒無子從子文嗣卒子良璽嗣卒無子
叔斌嗣卒子應元嗣卒子天錫嗣明凶爵除
諸傳簡而不瘠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六
卷十五

三

石璞薛希璉陸瑜石瑁薛遠陳翼楊鼎翁世

資林鶚樊瑩王槩陳俊高明劉孜張鵬列

傳 董苗 飛 羽 丑 李 任 嚴 下 中 爲 之 用 文 命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永樂間貢士授監察御史宣德間遷江西按察使再遷山西布政使璞性剛介有治才在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婦歸甯失之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榜掠自誣棄屍前塘中使求屍果得之獄成璞獨心疑之曰殺人而棄尸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婚方燕好胡乃爾禱於神夜夢人畫一麥字璞思曰麥者兩人夾一人也比明

潘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七
卷十五

五

械囚趣行刑囚未出遙見一童子從門屏窺亟捕之童子懼悉吐實則二道士素與婦通匿之稿麥中實未嘗死前塘所得者蓋他人屍也人號璞曰斷鬼石正統十三年擢工部尚書河決滎陽奉命往治決口尋塞處州盜起往討平之景泰初也先寇獨石璞兼大理寺卿往督軍務事平進太子太保六年少保于謙以病在告調兵部尚書協理部事七年湖廣苗叛奸民李珍魏元冲爲之用又命璞總督軍務以計擒珍元冲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天順元年致仕四年帝謂大學士賢曰石璞

純臣也聞尚儉然苦貧蓋爲我召之旣至青袍角帶以入帝問前賜爾緋玉安在璞頓首謝言臣孤忠無援自分填溝壑矣陛下無故召臣臣懼無狀必有罪當誅譴耳帝悅是時璞微曠故命以左都御史掌院事于南京成化元年致仕歸璞在山西時其妻與諸僚妻讌歸而有愠色璞怪之對曰今日比肩列坐者皆金珠綺繡冠帔甚都吾蕭然荆布甚不稱布政妻也璞曰爾何坐曰席首璞曰使吾墨於官汝安得此座彼金珠綺繡者後欲居汝席者得乎璞歸無室廬假官署以居後於城西作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七
卷十五

三

屋三楹卑閣殆不可處邑人有爲典史歸者治具延璞陳金銀杯斝十餘璞遽問爾宦幾年曰未一考也然則爾胡歸曰奸民以貪饜我耳璞怫然曰使吾治爾爾尚得還鄉里哉拂衣出

薛希璉字廷器麗水人宣德五年進士以年少詔歸學三年召授監察御史負氣敢言正統元年按河南五年廷選侍郎何文淵等十餘人賜璽書分行天下舉荒政而璉得江西以便宜興水利廣儲蓄民甚德之超遷刑部右侍郎八年巡視畿內理

鳳陽屯田巡撫南京十二郡所至不拘文法而能

恤民疾苦十三年與崇信伯費釗都督范雄借鎮撫福建時福安賊陳嚴四等自稱王集衆千餘焚掠福州所屬州縣而沙縣賊羅丕廖甯八等亦以千餘人入尤溪殺其主簿詔都督高禮指揮仲福將兵往助釗雄等亾何賊突入汀之清流人掠于是福建告急之使踵至詔趣高禮等進兵希璉使人抵賊壘諭降其脅從者以萬計他盜逃入海者亦棄兵自縛請死璉悉釋之使歸田而令范雄等督兵分道擊負固者擒斬殆盡羅丕等竄匿深山中下令懸重賞購之于是沙縣人羅文通等陽置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七
卷十五

美

酒奉賊誘致丕執之以獻函首送京師論功入爲刑部尚書景泰三年考察山東官吏黜貪鄙者二百五十餘人時旱蝗禱泰山而雨蝗悉斃因發廩賑貸活饑民無算天順初調南京刑部尚書未幾疾作卒于官年六十璉儀度修整言論雍容而行已在清濁之間才足任事不尚訐直士論多之

陸瑜字廷玉鄞縣人宣德八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郎中仲閔見而偉之數舉國初律令沿革告瑜於是瑜於律例多所諳究進員外郎正統九年歲旱勅理淮蘇諸郡刑獄悉心平反得減罪者千三百

餘人尚書金濂亟稱其能進郎中超遷山東右布政使景泰二年山東洊饑民忿富戶閉糴相與挺而發其粟以強劫坐死者三十有六人瑜至則悉出之曰百姓苦饑攘粟苟活耳遂得未減河決張秋命僉都御史徐有貞往治瑜躬督其役水患遂息尋轉左天順二年大學士李賢薦其才召入爲刑部尚書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有衛卒誣指揮李斌與弟健謀逆達煅成獄復下法司諸臣相顧莫敢議瑜獨以爲寃達怒語侵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瑜何敢棄法而枉族人達遂潛巷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七卷十五

誣瑜黨惡已而英宗察其無他置不問五年曹欽反繫其佃戶數千人坐以叛黨將誅之瑜語都御史李賓曰欽反起倉卒佃戶何由得知况相去或數百里乎李以爲然於是數千人皆得免當是時瑜奉公守法習熟典故凡大獄屬官不能決者則以白瑜瑜輒舉某時某事類此退索故牘閱之年月一無少謬以此甚當帝心帝或遊幸時時召從行禮遇優渥成化三年夏以尚書滿九載乞休不許五年疾劇甚遣中使御醫臨問乞休又不許越兩月疾再作懇辭官許之賜鈔慰勞尋以仁壽太

后加尊號推恩進階一品弘治二年卒年八十一

謚康僖瑜官刑部尚書十五年不隨時浮沉諸司賢者禮之如賓其不稱職者馭之甚嚴然既改則

坦懷相待不咎既往是以人咸安之與門達素不

協暨達敗言者爭欲寘之死瑜言達典制獄任情

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較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

得不死以是人服其量然考達罪狀實不啻誅云

石瑁字信之應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正統初授禮

科給事中尋出知金華府處州賊楊熙流劫郡縣

瑁修城積粟以備之已而軍興日費不貲百姓避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七卷十五

寇來者皆乏食瑁將發倉以濟大吏或難之瑁曰

彼迫於餓殍則亦爲盜耳夫迫民爲盜與擅發官

粟罪孰重我甯就其輕者卒發粟濟之流民不至

填溝壑而軍餉亦不告匱朝廷聞之以爲能超遷

福建右布政使尋擢南京吏部左侍郎以王翱薦

代蕭瓠爲禮部尚書瑁惻惻無文寡學問典禮尤

非所長大學士李賢每以爲言帝曰姑畱之恐後

來者亦未能遠過也六年夏四月帝御奉天門有

旨召禮部官瑁舉止失措帝頗不懌命賢諭意令

自引退及瑁具疏自陳帝念其篤實無他過意不

忍曰瑁大聖豈可以不失去哉遂復畱七年以老致仕卒於家廷立龜十五年以勳陝南兵部尚書

晉京瑁為人似無足取然存之可見有明諸帝待

百與臣不忠厚平轉主封復銀金錄事並尚書

薛遠字維遠無為州人正統七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景泰中進郎中承部檄覈南畿逋稅得羨餘萬

石歸之於公又同御史倪敬按大同邊儲搜抉隱

匿邊餉以足天順元年使交趾還擢本部右侍郎

以母喪歸五年河決開封詔起復至部侍郎總督

河道至則集丁壯三萬餘人分工授任決口遂塞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七卷十五

堯

又至揚州海門鑿河四十里以洩積潦蠲穀賑饑

伐材為屋以處流移比還民遮道攀留數百里不

絕成化初兩廣蠻獠叛朝廷興師征之遠以戶部

侍郎往調兵食念賊方據險非重賞則士不効死

而重賞之即所費不貲乃諭眾能破賊者即有其

輜重於是人皆奮勇赴敵師抵大藤峽遠躬冒矢

石腹背夾攻賊平轉左侍郎賜金綺尋進尚書總

督京儲時汪直用事眾爭趨附遠獨與之抗直嗾

言官論之遂致仕歸十五年以薦起南兵部尚書

叅贊機務歲餘復力請致仕卒年八十有二遠於

禮樂兵刑天文律歷靡不涉獵尤熟國家典故在
戶部最久文移奏劄皆手自裁定吏胥拱手奉行
而已仕宦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
曰吾少時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也人以是益稱
之

陳翼字冲霄虹縣人正統元年進士授行在戶部
主事二年也先寇邊王師北征公私無宿儲翼承
命往永平諸府備芻糧百萬還奏稱旨復命糴粟
遼東實邊事竣進郎中督漕江西先是歲賦俱軍
運時方用武有司督民趣辦甚急翼至曰賦無後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七
卷十五

早

期足矣亟爲案行郡邑勸富家具舟分漕且撫
慰之曰此一時權宜師還不爾勞也衆皆樂從以
父喪乞歸督撫交章畱之詔翼卒事翼已歸里間
命復往督漕抵京師乃歸終喪會詔大臣薦舉方
面卽家擢山西右布政使至則奏蠲遺粟十餘萬
石五臺山木民以爲利時禁採取翼弛其令鴈門
關旣設兵屯守復役民分戍請罷遣歸農暇日築
忻州城又增修陽曲諸廟學民不知役天順初召
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甯夏時西邊連歲用

兵民重困翼拊循備至籍貧民計口給食免道租

民以稍黜文廟祭祀以歲儉不具牲牢翼謂非聖朝尊崇先師之典且無以化導邊氓奏復如舊制亭來入寇邊將輒失利翼移檄諸郡固城堡繕器械募材武士爲土兵叅以官軍爲守禦計遷南戶部左侍郎成化元年總督京儲首劾罷不職者數人時倉庾廢壞修復之資例取具軍役而公有餘材則積以待敝翼歎曰虛有用之物困無告之民吾不忍爲也皆便宜從事遭繼母喪命起復翼乞終制旣禫進南戶部尚書總督如故翼感恩遇每晨興入公館治事日旰未休卒以此成疾疾甚猶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七卷十五

四

日省署文移不少息遂卒於官爲人嚴毅有風槩自爲郎署人已憚其剛直及出更藩鎮入長臺憲年德益茂後進以得容接爲幸而下吏趨走聽令無敢仰視者

楊鼎字宗器咸甯人家貧力學舉鄉試第一試禮部不第例入監聞南祭酒陳敬宗學行請往從焉讀此等事使人長氣負笈走數千里不攜一僮自隨及居門下躬自執

爨敬宗以爲難旣閱其文嘆曰此六館中顏子也有知府某者聞其才將妻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辭乃屬鼎鄉人尚書徐琦謂敬宗曰楊生貧而婦家

故饒幸稍資給雖父母聞必喜何辭爲敬宗亦勸之鼎曰原憲雖貧于道則富倚頓雖富于道則貧鼎從先生學其敢慕富乎敬宗益重其操正統四年舉會試第一廷對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一時館閣諸臣皆素知鼎賢而大學士楊士奇尤器重焉會被選進學東閣岸然以功名自許不甚屑屑爲文辭嘗建言修飭戎備通漕三邊同輩皆諂其迂鼎益自信未幾也先果大入寇詔推擇才望之臣分守要地卽改鼎監察御史備充州事平進侍講兼左中允以閣臣高穀薦侍經筵尋擢戶部右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七

卷十五

聖

侍郎初鼎自充還也論功將進副都御史辭弗就至是廷臣復言其有經理才遂超數階佐戶部鼎自以清修篤學理國計司利權雅非所樂而受任後甚有能聲天順元年轉左侍郎爲兵部尚書陳汝言所忌以事中之時汝言方有寵帝賢鼎獨置不問嘗命中官牛玉諭旨欲以江南折糧銀入實內帑而以他稅物充武臣俸鼎從容陳其不可牛馬羊房乏芻議徵什二又以民艱沮之皆得報罷成化四年進本部尚書時延綏用兵日久廷議欲預徵邊餉鼎上疏曰阿羅出住牧河套數爲邊患

迨今三年矣國家耗費數百萬一切權宜補救如
引鹽收馬徵運之法亦旣盡行而軍興之乏如故
蓋無有爲國家計長久者也今民罷財匱復議預
徵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夫越千里而餽糧陸輓則
艱舟運則易今之黃河卽漢唐漕運故道也其間
雖有三門析津之險然鹽艘木筏往來不絕三門
而上故有小河可達延綏若放古人倒倉之法以
芻粟分貯水次溯流徐運何憂不濟舟楫旣通不
惟民困得蘇且可歲帶解鹽數十萬以益淮課資
國用此萬世利也疏上請身督其事報可而當時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七
卷十五

聖

多謂難行議遂沮十五年乞休凡五上章乃以太
子少保致仕賜勅給驛舟仍月給米二石輿夫四
人終其身大臣致仕恩禮有加蓋自鼎興尚書鄒
幹始也鼎在翰林有盛名官戶部最久嘗書十思
于座隅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
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以自省其
他規畫多鑿鑿可施用所創立鹽稅二法尤稱善
以清操持正見重累朝常謂人曰吾生平無可取
者惟識廉耻二字耳年七十六卒贈太子太保謚

莊敏子時暢進士官太常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時敷領鄉薦兵部司務

翁世資字資甫莆田人父瑛官翰林院檢討世資從侍京師因爲國子生舉正統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性強記好檢閱圖籍凡戶口登耗條例沿革輒能究悉遂以明習典故聞於時尋以父喪去官景泰初邊事孔棘戶部調度芻餉章日數上而尙書金濂性復嚴急尙綜覈諸曹郎無足當意者顧獨以世資爲能因奏起復世資固辭得終制服除復補戶部尚典各司章奏有大事濂必與諮謀未嘗不稱善進本司郎中適江南水災屬世資往勸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七卷十五

四

因發粟賑濟奏免稅糧五十萬石雜辦倍之英宗復位大臣多見罷黜獨以姚夔世資可大用乃擢夔禮部右侍郎而以世資爲工部右侍郎會內織染局言蘇杭等府歲造文綺七千餘疋不足用乞倍其數督以尚官世資謂東南水潦民方艱食宜稍樽節以甦罷困與尙書趙榮左侍郎霍瑄議減其半榮瑄皆難之世資曰卽得罪某獨坐不以相及也疏入帝果怒推主議者于是下世資錦衣獄久之念其無他然猶貶衡州知府到官直疑獄數十人有衛帥不法爲世資所裁抑遂誣以怨望許

奏逮至京已而帝覺其枉譴衛帥徙之他郡而復
世資官成化初遷江西左布政使尋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上言山東比歲洊饑穀貴傷
農民更糴穀輸官其直數倍今新稅雖從減免而
舊逋仍復追徵是重困也宜止徵起運京儲及徐
德臨清諸倉米其存留者通行會計約支數年則
宿逋改折銀布充給官吏俸錢俟年豐復舊如此
則積儲不乏而穀價可平又言諸倉存積米麥歲
久恐致紅腐宜俟來春二穀未登分給貧民秋成
徵還官庾並報可八年歲復大稔奏發倉粟五十
萬存活百餘萬人又令民墾閒田萬九千餘頃具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七
卷十五

壘

籍以聞是年九月召拜戶部左侍郎未幾命提督
倉場進本部尚書領職如故十七年掌部事世資
久歷戶部自景泰中爲郎已獲時譽至是得專國
計凡財賦出入劑量盈縮多適事宜又二年得疾
乞休以太子少保致仕乘傳以歸月廩歲夫如例
行至儀真卒贈太子少傅世資體貌魁碩饒心計
才思通敏而頗尚浮靡不矜細行論者少之

人當自省

林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
御史時言官皆新進喜事好拮據人細過鶚獨持

大體不尙苛細嘗監試京闈大學士陳循王文子
不得舉以私憾誣考官又以鶚同邑林挺得舉並
誣鶚私挺逮挺詔獄將中鶚以法賴言官交章劾
循文事得解英宗復位召大臣擇言路有才望厚
重者知大都遂出鶚知鎮江府陞見賜食及楮幣
諭擢用意鶚至府盡革諸弊政之不便民者然未
嘗一言暴前人短人以是益賢之鎮江漕河經孟
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
陽以避之鶚謂其道迂遠多石且壞民廬墓請按
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濬之使通舟春啟閘秋渡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七
卷十五

吳

好興作鶚一切鎮之以簡靜卽有建革必詳審至
再吳人重鶚名望旦夕效居數月輒笑太守迂緩
久之見所區畫皆久遠計則又大喜稱林太守康
濟才超遷江西按察使讞獄必麗情法不意爲重
輕廣信妖賊妄稱天神惑衆旁近邑盡驚鶚榜戮
其魁遂解歷左右布政使歲饑奏減民田租十五
萬石嶺南有獠寇鶚調兵捍境上寇不得入成化
六年擢南刑部侍郎以母憂去服除召入北部鶚
年未五十舉望出諸公右衆異其大用未幾卒鶚

秉禮法造次必恭慎公餘輒危坐讀書事母孝母性嚴曲得其懽心歷仕二十六年歿之日不能具棺斂友人爲經紀其喪其廉潔如此嘉靖二十二年御史趙大佑上其節行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樊瑩字廷璧常州人天順八年舉進士引疾歸養久之拜行人奉使四川屏餽金不受土官作却金亭識之擢監察御史會山東盜起瑩奉璽書追剿不逾月獲其渠首巡兩淮條上清軍事宜著爲令又巡按雲南交人誘邊氓掠殺吏民方議用兵瑩馳檄諭禍福交人畏其清梗皆欵服改松江知府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七卷十五

瑩

松賦役繁重歲用民夫輓漕數百萬石民夫不相統制卽有耗輒均補奸猾因以爲利又其遞運諸費率皆沿途易米取辦益便侵漁用是連歲耗折瑩請革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雜費每歲徵米自長運外餘悉以銀代民咸懼趨巡撫下其法於他郡悉遵行之尋遭母憂去起補平陽府以侍郎黃孔昭薦超遷河南按察使時巡撫徐恪屬所司覈錢穀數衆遜謝以問瑩瑩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耳夫何難恪於是舉瑩部吏鈞考旬日宿蠹一

清進應天府尹遷左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結

兩廣猺獍爲寇衆幾三萬瑩曰賊衆如此理不可
盡殺乃下令宥脅從計擒其倡亂者十八人置之
法餘并解散時所屬水旱諸藩府繕修未息瑩奏
通廣鹽以助工作給賑恤停罷諸不急之費以百
萬計民不至困以疾乞休家居七年言官交章論
薦大學士李東陽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並稱譽於
朝起撫治鄖陽改南京刑部侍郎十六年雲南晝
晦五日命兼左僉都御史巡視雲貴至則劾奏鎮
守及巡撫官罪狀黜罷不職文武吏千餘人時年
幾七十單車尋問疾苦雖巖谷險阻亦必親至經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七
卷十五

吳

畫措置威惠大行土官畏服召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八年夏致仕優詔褒嘉給月廩輿夫如例正德
初劉瑾用事以會勘隆平侯爭襲事牽連及瑩削
秩罰米尋卒瑾誅贈太子少保謚清簡瑩誠慤坦
易所居僅蔽風雨鄉隣老穉見者翕翕然皆接以
誠農月坐籃輿戴笠行田間與耕夫相應答子孫
習其教無不朴愿力學者

王欒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中遷湖廣右叅政再遷河南按察使雋
邁刻勵有才負氣尤熟於刑名時囚繫滿獄欒訊

鞫數日獄爲之空天順初晉遷校所誣下詔獄槩
之在湖廣也襄憲王素才之至是王入朝帝問所
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自發河南百姓數千遮道
訴王廉使寃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拊善有恩有
威殿下幸爲百姓轉奏天子還我王廉使帝聞之
喜立釋槩復任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關
中洊饑盜賊竊發槩設法賑荒全活數萬人七年
遷大理寺卿在寺十年凡讞奏叅錯情法多所平
反時法司聽獄類尙深刻槩獨持明允濟以長厚
諸所審駁會文切理讞獄者傳以爲式汲引屬吏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七
卷十五

兗

有與爲同列者然好面折人過人亦忌之成化八
年遷刑部尙書大學士商輅薦槩代姚夔爲吏部
尙書當是時內閣與銓曹遞相齟齬南北黨迄不
相下姚夔在部五年北人多不服而槩亦不得吏
部乃議者謂李秉之去彈稿由槩所爲又云刑部
尙書陸瑜致仕槩謀代其任左侍郎曾翬其鄉人
也以資望不服抗疏而去士論惜焉卒謚恭毅子
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終廣西叅政

陳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由戶部主
事歷員外郎中嘗督餉天津部征秋芻歲增三十

餘萬束俊言舊負未辦新額薦積人不能堪請止
輸原數便詔許之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假
俊便宜督餉時郡邑殘破軍興旁午俊悉力籌畫
賦不加而餉足母喪乞歸不許明年蠻平始歸成
化元年超擢南京太常寺少卿四年進戶部右侍
郎俊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芻粟奏請裁酌
手批口答曲折盈縮無不當其宜尚書楊鼎甚倚
重之京師大饑詔發太倉粟平糶權貴有乘時射
利者俊曰凡糶以升斗爲率過一石者非貧民也
宜勿與其計遂阻饑民獲濟八年用兵河套勅俊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七
卷十五

辛

總督軍餉俊言榆林延綏糧道險遠輸者病之請
發帑金于近邊市易且修西安韓城同官運道以
便飛輓論功進俸一級明年改吏部侍郎再進南
京戶部尚書按典制拒請託節省浮費不下數十
萬歷吏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致仕俊歷官數
十年所在有稱然功名獨顯於戶部時卒謚康懿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彭城
民苦官吏貪暴訟於朝明當按問時例越訴者戍
邊明上言戍邊之例防誣訴也今民所訴不誣法
止當杖鄉民趙釗等爲妖言吏貪功誣以謀反獄

上明曰此愚民處以妖言足矣帝皆曰可巡按河南時黃河南徙近河居民占耕新灘議者欲履畝增稅明日河徙無常稅額不改異日復爲巨浸民何以堪事遂寢天順四年御史趙銘等劾朝覲官語觸忌諱帝怒詰疏出誰手衆懼莫敢對明日實明爲之帝怒解顧左右曰賢御史也釋不問石亨既誅籍其家僮僕皆見收明言亨誠有罪然無反狀僮僕不宜坐免者百人其持法平恕多類此尋遷大理寺丞成化初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會霪雨爲災明上言陛下卽位以來罷貢獻革宿弊宜上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七卷十五

至

格天心雨暘時若乃自春徂夏陰陽愆期霪雨過節洪範五行傳曰陰氣強積生雨水之災臣以理推之君爲陽臣爲陰豈權下移歟朝廷爲陽宮禁爲陰閹宦盛歟惟陛下亟修人事以迴天心時稱其直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明造巨艦榜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又授方畧於御史顧以山戴琥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乘高侯望賊出没踪跡皆得之江海爲之一清奉命清理鹽法劾罷中官大吏數人側目者衆六年考察南京庶官奏罷不職者九十六員吏部侍郎章綸言其黜陟任意事

下侍郎葉盛體勘明因乞罷不許無何以終養告歸十四年上杭盜起卽家起明討賊力疾赴閩平之卽乞休納符勅去嘗言孔殲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去有病二宜去親老無兄弟三宜去以治盜宜再起賊平宜再去自稱五宜居士卒後其子請謚廷臣多素不合者格不行士論惜之

劉孜字顯孜萬安人正統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十四年巡按遼東英宗北轅脫脫不花來寇孜督邊將抗禦監軍官潛與寇通卽劾罷之聞京師有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七卷十五

五

南遷之議飛騎馳奏乞斬言者以固人心疏薦薛瑄王儉可大用期滿當代廷議以邊務方殷孜爲將士所憚更畱一載景泰四年遷山東按察使再遷左布政使未幾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江南財賦自周忱後鮮能得其要領者孜規條悉彷彿舊不事煩擾時松江多蕪田稅不可除累及里甲孜減其稅科召民分佃謂之官租不踰年蕪穢盡闢常額復舊又歲積羨米二十萬以備凶荒民咸賴焉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懲南部法令久弛一切矯之以嚴以疾致仕歸舟至嚴州富春山而卒

張鵬字騰霄涑水人景泰三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居官以謇諤稱然務持大體不以苛察爲能嘗上書言四事曰戒怠荒端國本罷供獻重名器帝皆嘉納焉六年監湖廣南和伯軍明年清理京畿馬政英宗復位石亨恃奪門功怙寵恣威福鵬憤甚率同官楊瑄等合疏糾之亨泣懇帝前許鵬爲已誅內官張永姪故結連諸御史誣已遂被搆謫戍遼陽又改廣西南丹衛成化元年言官白其枉詔復官遷福建按察使四年擢左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廣西旣鵬舊所謫戍地蠻獠土俗一切洞悉其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七卷十五

朝命將益橫後恐不可制事遂寢居數年以太子少保致仕歸七年卒年七十二謚懿簡

論曰鵬爲人慙直始雖落落難近卒坦率無他腸人亦以是服之生平大節尤在其爲御史時石亨怙寵而鵬早發其謀後不幸言而中曲突徙薪鵬其不愧諫職哉

此直節大臣而有方面勲者詮次極典厚不浮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七
卷十五

五

同里田蘭芳箕山評

練綱趙啟周斌盛顛張甯王徽莊景黃孔昭
毛宏魏元鄒智李文祥列傳

練綱字從道長洲人嗜學通春秋爲人風岸孤峭
不能與世軒輊宣德間舉鄉試入國子監歷事都
察院正統十四年郕王監國綱上中興八策曰謹
天變急先務正軍法布恩澤廣言路屏奸邪公薦
舉察羣吏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八卷十六

禍爲福在君心一轉移間而已也先逼京城復上
言賊不道非直邀畱大駕索求金帛且將效金人
以汴宋愚我也國家輿圖之廣倉廩甲兵固非宋
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所倚爲安
危者兵部尚書于謙武清伯石亨耳宜令堅守中
軍遣將分兵接戰俟其深入乃奮擊之仍勅各邊
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更擇宗室親王忠孝著聞
者同鎮巡官募義士入援文武羣臣敢主和議及
倡言南遷者卽爲姦臣立誅之勿使誤國疏入帝

嘉納尋擢浙江道御史景泰二年巡視兩淮鹽政

劾駙馬都尉趙輝權貴爲之斂戢綱以漕舟由江陰夏港孟瀆河入江抵瓜州往往失利請濬常州南新河泰興北新河及江都白塔諸水參差相對橫渡較近又以立閘開河工費繁浩請借商舟財力商苦久候當必樂從下廷議命尚書石璞按視行之時宣府都督紀廣與巡撫李秉互許命綱與給事中嚴誠往察還奏二臣相爭皆細故請勿問詔求直言率諸御史陳儲邊恤軍選將及優禮大臣諸事復以吏部違制舉用有過監司楊珏李顯等率諸御史極論其私且言往者按察使何自學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卷十六

二

張清輩皆以應黜舉用旋復自敗又副使陳質僉事曾蒙簡或考滿平遷或未久優擢爾時臣等非不欲論劾但直言觸忌往往輒爲所挫是以言官盡以言爲諱至甯負主上不敢犯大臣今吏部專權鬻爵日以滋甚臣等如復不言陛下何由得知請下尚書柯文淵侍郎項文曜於法司并治王直俞山失察之罪帝是其言姑宥文淵等明年文淵下獄致壯去帝命廷臣舉可任吏部者綱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守正不回三人者皆可稱任使於

是以勦爲吏部尚書富爲戶部尚書瑄亦相繼相
用初京師戒嚴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歲久多逃
去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綱言召募之初皆激
以忠義許事定遣還今日久未沾恩賚饑寒迫身
勢必逃亾陛下好生何忍使無辜之民名編尺籍
刑賞失中恐生他虞且邊方需人正殷倘更召募
誰復應之有詔毋問來歸者數千人帝嘗以綱協
贊延綏軍務綱自陳名輕任重乞領都御史帝不
許因并寢其命五年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
盜渠魁逸而脅從逮繫者纍纍綱悉釋之趣師勦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三

捕且罪逸渠魁者於是與諸司忤而按察使楊珏
故爲綱所論乃以綱縱盜聞當道亦多忌之遂謫
陝西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以父喪歸遂
不復出葺舊業尹山之陽奉先賢范仲淹文天祥
像其中語人曰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公否則
爲文公死爾今兩失之故奉遺像以見吾志綱性
剛鯁嫉惡有不可必面折之遇事敢言臺中爲之

語曰毆笏手練綱口

趙啟字叔成武進人景泰五年進士授江西道御
史天順中以言事貶介休知縣尋復職成化元年

赦故尚書于謙子冕還籍故因上言謙爲石亨曹
吉祥等誣陷榜其罪以示天下不一二年亨等皆
已伏誅當大駕北狩寇逼都城人心洶洶獨賴有
謙力排羣議保固宗社其功不小今以寃死乞收
回前榜特從褒卹以慰孤忠帝曰御史言是自昔
奸邪不甚人之罪則不能大已之功朕在青宮稔
聞謙寃所司其悉如御史言亟行之於是復謙官
遣行人致祭冕還府軍千戶敵之力也又言張鵬
楊瑄天順初論亨謫成已蒙召用郎中吳節御史
葉淇等所犯皆輕均應復職帝並從之巡按江西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四

歲饑請畱兌軍米納倉備賑蠲免戶口鹽鈔民賴
以濟江西俗尚囂訟動輒誣訐有司風憲官往往
不察賢否槩從逮繫敵以爲激濁揚清自有憲體
不當爲違道干譽之事請通勅巡按按察今後職
官有罪審實請旨不得輒行逮繫帝從其言於是
訟訐稍息秩滿當代士民詣闕請畱戶部尚書馬
昂亦以江西游饑敵不可去就遷爲按察使敵在
江西久習知利弊至是益勤於職吏民畏愛然執
法徑情頗不便於豪右朝貴亦多忌之十四年入
覲敵與福建布政使鍾清浙江按察使劉鈺皆以

清慎負時望並坐黜士論惜焉時浙江布政使張清亦廉謹被劾清已縣人宣德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布政使奉職清苦非客至不御酒肉人號爲萊張浙俗素侈一教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以老疾罷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景泰間進士授御史侃侃不事細瑣歷巡南畿河南陝西有能聲天順改元石亨曹吉祥輩擅權作威福排陷善類無敢撓之者斌倡同官張鵬周瑄疏其欺罔大罪十餘事帝震怒逮至便殿俾誦彈章歷詰之衆惶懼伏地不能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八卷十六

輒正色別白之且讀且對歷陳三人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帝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功何謂冒朝廷論功行賞乃曰濫哉斌曰此輩皆貪天功且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何帝默然已悉下錦衣獄斌貶江陰知縣諸御史亦坐貶後曹石敗帝從內閣李賢議黜冒迎駕功遷官者四千餘人卒如斌言斌爲政外雖嚴厲內實坦恕其知江陰也士民聞風屏息久乃愛戴之嘗爲歌曰旱爲災周公禱

甘露來水爲患周公禱陰雲散擢開封知府江陰民扳轅泣畱不可得爲立生祠勒碑其知開封又大治遷陝西參政至廣東右布政使蒞事甫閱月卒

盛暉字時望無錫人景泰二年進士授河南道御史直諒敢言英宗復位石亨曹吉祥倚奪門功專權開邊釁暉中夜徬徨曰事關軍國烏可畏禍不言耶偕同官張鵬楊瑄等將具疏論之而兵科給事中王鉉者故曹石私人也洩其謀于亨等於是二人先入泣訴帝前帝大怒翼日諸御史疏始上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卷十六

六

帝御便殿召諸御史入盛氣待之擲疏案下令自讀讀至半帝曰止乃摘疏中語折之暉等辨不屈帝意稍解而亨等復泣訴不已於是鵬等皆謫成暉坐貶東鹿知縣縣民苦徭役不均暉爲立九則法後莫能改丁母憂民相率詣闕請畱不得候服闋復詣闕乞暉再任朝廷許之亨等敗以薦擢知邵武府再調延平歷遷雲南右布政使丁父憂服除改陝西尋轉左召入爲刑部侍郎俄調南京未行會山東旱饑盜起命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相機畫策取前人救荒之政合於時者次

第舉行賑恤之餘所儲尚五百餘萬隣省民更來就食復行九則法于諸郡訪求前代賢臣有功齊魯者爲建祠祀之在任三年年七十以老疾致仕歸卒年七十五居官四十餘年不附權要雖歷危險晚躋通要以功名終

張甯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歷都給事中居官憲直不阿每遇大議帝輒問張給事云何七年內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預鄉薦誣訐考官劉儼等幾得罪甯上疏言科目之制本以搜羅寒畯若大臣皆私其子則公器祇爲請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八卷十六七

託之階其何以示天下聞者趨之天順中數數裁抑曹石請乞事聲名大振太監覃包慕其名數遣人邀與相見卒不往人以是益賢之朝鮮讐殺毛憐內降遣甯往旣行復勅使臣取便進止甯時已至遼陽卽拜勅言此大事也曷敢自便竟至朝鮮致命而還有請以天縱字加孔子稱號者甯言孔

子道大德尊非稱謂所能盡今第當遵行其道不

明互爲之出方致辨者當念此言

然卽加至百字何益帝以爲然成化初皇太后生辰設齋建醮大臣至歛金錢爲太后祈福甯言人臣於君願其福也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當勸

以去逸欲卽欲爲太后祈福惟當輔相陛下和保
小民惠濟四海故詩言求福不回書言天壽平格
若崇奉釋老事祈祝行之祇壞名教傳之懼傷風
俗非所以贊聖孝也帝可其奏甯前後守正持大
體用是頗見知于上然亦爲大臣所忌會南京給
事中王徽等以劾牛玉併及閣臣禮官法司得遠
謫甯與六科申救諸大臣益不悅會尚書王竑薦
甯及岳正堪任侍郎都御史有旨皆出爲知府而
甯得汀州甯至汀先教化後刑罰表節義勵學校
一切厲民弊政悉罷去郡政一新居汀三年朝議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八

將起夙望之臣巡按御史張敬特薦甯不報甯遂
力請致仕歸甯魁壘負志節然亦矜才傲物坐蒙
忌嫉家居二十年卒無子有二妾甯死剪髮誓死
不下樓者四十年詔以雙節旌之

王徽字尚文應天人天順元年進士改庶吉士除
南刑科給事中憲宗卽位與同官王淵上言伏惟
陛下嗣登大寶屢詔求言忠言讜論日進於前事
在陛下者固已舉行矣其下所司者或不便已私
輒託他故抑之至奸佞在位尤懼直言故於進言
之人多方鉗制或指爲輕薄或搜其瑕疵凡有更

張則曰變亂成法凡有薦舉則曰專擅銓政凡有
彈劾則曰挾私排陷非徒無益於國實足自禍其
身言路之壅實坐於此伏望於當行者卽賜施行
卽言之不當亦宏天地之量寬斧鉞之誅則明目
達聰事無壅蔽又見比歲以來大臣犯公罪者繫
累下獄裸衣受刑不數日尋復舊職夫大臣群僚
之表也陛下誠重大臣要使勿輕進而已顧乃屈
辱之如此彼將何顏立人上乎今內外總兵官非
何勲戚則憑賄賂率多鄙夫何當重任推原其故
由本兵不得其人故也今兵部尚書馬昂臣以其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九

人無大畧當罷自古人君禁廷侍御未有不用宦
官者中間賢者固有而奸邪實多若委以國政授
以大權致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則愛之終則殺
之非所以保全之也臣願陛下法高皇帝而已矣
不許私立產業不許典兵預政不許與文武官交
接惟擇謹愿者奉侍左右厚其賞賚使他無所冀
此天下之福亦宦官之福也無何中官牛玉以選
后不慎謫種菜南京將至徽奮袂呼曰賊在近庸
可失乎亟率同官李鈞等合疏糾之畧曰人主治
天下在明號令修紀綱其要人主操賞罰之柄而

已牛玉選后不當以致廢立當明賜誅殛用快中外乃僅薄誚陪京臣恐紀綱號令自此不振矣冊立大事閣臣漫不加意掌禮之官阿附於先執法之司苟容於後臣以爲皆可罪也且臣等昔有疏言保全宦官事乃保全之道未聞而牛王之禍旋作夫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所以預防安知牛玉之後終無玉耶時李賢在內閣而疏侵及之帝怒責徽等妄言俱貶遠方州判而徽得普安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卷十六

十

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畱章數上最後御史楊琅言之尤切幾得罪徽在普安七年強項一如爲諫官時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薦起爲陝西左叅議尋病歸遂卒年八十三徽論治每誦張宣公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耻不飭奔趨目下爲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刻怠緩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爲文以典雅爲膚淺怪刻爲古健儲懽林俊皆服其言子韋弘治間進士太僕少卿性至孝有文學各

莊景字孔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翰林檢討與陳獻章羅倫爲友成化三年十一月
以明年內庭張燈命翰林分撰詩詞景與編修章
懋黃仲昭上疏諫曰陛下卽位之初下溫詔放田
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
今日之舉特以兩宮皇太后在上欲極孝養以奉
其懼耳然臣聞大孝養志不在玩好臣等伏覩兩
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豈以張燈爲樂
哉况今川廣弗靖遼東寇亂江西湖廣大旱數千
里民不聊生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
宮母后當與同憂之日又何暇爲此耶且翰林以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十一

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亦嘗爲之然鄙俚不
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若不取法聖賢而曲引蘇
軾宋郊爲比自取侮慢罪復何辭又嘗伏讀宣宗
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
陳張燈之舉恐非堯舜之道張燈之詩恐非仁義
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妄
陳于前或謂此直微事細故亦何足論然止漆器
惡旨酒停露臺古之聖帝明王正以欲不可縱漸
不可長故也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
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憂去不復

起居定山垂三十年巡撫王恕以白金十五鎰葺
敝廬景曰受官辦以理私廬不可不尚著述有所
自得輒見於詩嘗曰聖賢爲世道或制其過輔相
其不足諸子於傳註所以引不及者至矣今學者
執聞見至於沒溺淪胥非制其過可乎大臣論薦
章十餘上俱不起大學士丘濬語人曰引天下士
背朝廷者景也景不得已乃出謁吏部不拜而尚
書耿裕延接甚恭或謂景過倨景曰第求不失已
足矣官外物耳復行人司副遷南京吏部驗封司
郎中居十二日以疾乞歸定山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三

有鳳皇翔千仞之勢雖有矰繳將安所施

黃孔昭字世顯黃巖人父瑜兵部職方主事賢名
甚著孔昭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毀骨立旣長建寧
知府賀竑知其賢舉爲松溪訓導不就以天順四
年進士授屯田主事嘗奉使江西鄉人仕其地者
以尺帛餽邵弗受寮友憚其嚴峻以計擠之無所
得同司郎坐事去官孔昭獨署司事悉革宿弊名
大起遷都水員外郎改文選進郎中持選法惟謹
尤汲汲以人才爲念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
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斯可以

濟事頃者司銓衡以閉門絕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延見察其才質高下參以輿論爲冊記之故薦用悉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卽不能盡阻後其人多自敗衆益服其先見有大臣任子將選而死乞京銜掩棺應之曰朝廷名器非賻襚物也生平不妄交游惟布政使陳選侍郎謝鐸以道義相好奉詔薦舉人才孔昭舉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士論以爲得人謝鐸嘗曰黃君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爲進見其憂則知不肖者之不得退

高 諸 孔 昭 甚 高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七

如是者十五年始終不少變遷右通政三年進南京工部右侍郎孔昭體貌嚴重不苟語笑嘗朝罷有太監立禁城柳陰邀與語輒徑出不顧爲文以實理勝所著曰定軒集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備亦爲文選郎中子綰以廕仕至禮部侍郎毛宏字士廣鄞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都給事中性伉直喜言事無所回互成化初憲宗用閣臣商輅言復修撰羅倫官宏因請悉復天順以後因言被斥者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鈞李翔等官以廣聖德全國體不報又言近陛下

退朝之暇常事內操礮聲遠聞震驚宗廟近災變
叠見日月赤色陰氣晦蒙大風震烈黃霧蔽天遼
東宣府地震有聲四川地震者三百七十五次揆
厥變異皆陰盛陽微之象也况寇盜充斥水旱洊
臻倉廩多虛公私交困正陛下側身修行思患預
防之時豈宜以逸樂爲事伏望以敬作所崇尚儉
約罷宴遊以養聖心輟濫賞以足國用日御經筵
講明聖學勅戒臣工同加修省庶幾天怒可回人
心以慰時御史展毓等亦以是爲言帝並嘉納又
以內廷張燈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直諫忤
旨各廷杖貶外任弘率同列上言臣聞君明臣直
懋等直言實由陛下聖明一旦遠斥恐遐邇流傳
有損從諫之美章上帝怒稍解懋等得改調南京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十四

又有旨嚴禁博徒枷項死者三十餘人弘等奏重
犯論死行刑猶待霜後稍可矜疑卽從末減今以
博戲之過一時畢命荷校其於聖世祥刑之意不
無有傷况小民蚩蚩亦有故誤乞分輕重三等庶
幾刑當其罪帝遽報可又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深
等以星變請退學士商輅尚書姚夔等帝怒其妄
詆大臣廷鞫下獄弘率同列上言朝廷設立言官

正欲使之言爾習爲穢默非國家之福乞賜優容
以昭修省之實會略亦爲言之乃予杖復官江西
正一嗣教真人張元吉兇暴貪淫至僭用御器擅
易制書私室置獄備極慘毒或磔人肢體投諸深
澗有司莫敢誰何諸生蔡讓因巡按御史趙啟試
士發策詢及民瘼臚列元吉罪狀啟亦未敢問也
其族人赴闕具奏遣官往勘得實械送法司鞫之
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言元吉所犯律當極
刑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廕封無
使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帝可其奏命監候未決
潛菴先生史稿卷二十八 主

魏傳二十八
卷十六

主

也宏憤然具奏曰元吉罪大惡極宜押赴市曹誅
之何所待也既而有旨宥死戍邊宏復言王制執
左道以惑衆者殺不以聽陛下縱欲宥元吉如玉
法何不報當是時朝廷有大政事衆必視宏言爲
可否宏持正未嘗有所阿附朝士皆私相謂曰言
路有人慈懿皇太后崩議葬祔禮宏言慈懿作配

義正詞嚴方是以道事君

先帝爲皇祖母葬祔裕陵主祔太廟爲萬世不易
定禮陛下生事兩宮如一天下稱孝今慈懿崩逝
乃欲別葬是有二也卽皇太后不從亦當幾諫無
使得罪祖宗貽譏天下後世會閣部大臣力爭卒

得合葬如禮皇太后聞其言問左右毛給事何如
人真諫官也無何中寒疾暴卒朝野惜之子驥以
舉人知光山縣有惠政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禮科給事
中其年九月星變元率諸給事上言竊見入春以
來災異疊見近又彗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
微之證也臣等待罪言路固知言出禍隨然與其
不言而得罪宗社不若言之而得罪陛下爲愈也
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有不可得而參貳者
焉傳聞陛下或有參貳之者尚書姚夔等向嘗言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六

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裁制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
昭德宮進膳未聞少減中宮未聞少增衽席雖微
懸象甚著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
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之愛專情壹之人而不求
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又四方水旱民困日急盜
賊日盛荆襄流民所在劫殺夫君者民之父母也
子有疾苦父母必爲之寢食不安今陛下作民父
母聞民饑寒不見省懼僅循故事付部施行而尚
書馬昂身列六卿視爲泛常凡有奏報不曰彼處
設法則曰窒礙難行微有利害卽乞聖裁持尋常

應副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饑寒而父母罔聞也今民間無可以爲計者乞罷征稅發內帑亟遣官賑濟庶可少收人心又朝廷寵信僧道費無限貲財建無益齋醮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出乘轎輿專用金吾儀仗縉紳爲之避路賜予駢蕃過於親王悖理亂法莫此爲甚乞革去法王等號遣發本國追取賞賜以賑饑民仍勅寺觀永不得擅請齋醮以蠹國用又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蓋由賞賚無節玩好太多或造塔寫經或画像琢玉一物之微累價鉅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七

萬夫人君賞合於理則人心喜賞當於功則人心勸賞不易得則人心榮伏願屏絕玩好罷斥不急之務至于雲南鑛場悉宜停止又大臣者君之冢子而群臣則衆子也若冢子懷姦而衆子效尤爲父者恬不之治則家必敗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奸貪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其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當是時尚書姚夔御史康永韶等相繼有言帝悉優詔答之四年六

月慈懿皇后崩時議以爲不當耐葬裕陵大學士彭時等力爭大臣伏哭文華殿門元率給事三十九人交章論辨御史康永韶等亦率同官四十一人繼之卒得耐享如禮元出爲福建右參政巡視海道嚴禁土人不得越海私販有海商齎重寶賂元元怒曰吾昔爲貧諸生猶不爲非義動今幸貴顯何至以賈人金汙我叱出之母憂歸廬墓三年復除江西參政卒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章嘗居龍泉庵家貧掃樹葉焚之讀書達旦成化二十二年鄉薦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卷十六

六

第一計借道出三原尚書王恕家居智往見之曰治道消長在君子小人進退方今小人在位群奸肆毒智此行非爲一第正欲上告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旣疏論時事會憲宗崩孝宗卽位萬安劉吉輔政時御史湯補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並以進賢退不肖持論見浮沉世事者輒唾罵之智皆與之善安等惡之宏治二年星變求直言智上言伏觀今月十日五鼓大星飛流起西北直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人馬辟易蓋陽不能

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卽位以來斥宦官遠左道減浮費抑冗員凡天下人所欲未得所患未去者以次罷行宜其克享天心而變異若此何哉臣反覆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事天者猶未至與伏讀明詔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許人指實條具以聞夫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不可得也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不可得也臣見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八卷十六

九

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觀望而不來天下之邪必盤結而不去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野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開明朝政必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醇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

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興矣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明皇之朝政亂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微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待宦官者一以太

豪勁亦類賈長沙

層層辨別詞切詳明文之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卷十六

三

祖爲法則君子可進而小人可退矣不報頃之寵羌印馬赴閣會勅抗言公等輔新政未見盡善安謂我輩非不竭力如上不從何寵退卽劾安不當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旣而安與直並罷寵等益自喜志得行相矜詡吉愈側目噉御史魏璋能去寵等者予若美官璋日夜伺寵等短寵壽州人也知州劉槃嘗以書貽寵言夢一人騎牛陷淖中公左手把一石子文五色右手捉牛角引之出占之曰人騎牛象國姓也石子一文五色彈也公彈章具文采稱第一也引之出公引君當道也寵出書

示座客璋頗聞之其明年四川饑遣官往賑吉人
上言所遣人不任宜令孺等往於是璋遂劾人抵
抗成命更相薦譽私立朋黨并發繫與孺書詞連
智文祥並下獄鞠之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
自若對狀言智與孺等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
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
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
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舍此不知其
他刑官坐以妖言惑衆罪死侍郎彭韶辭不判吏
部尚書王恕謂律重妖言如亾秦者胡之識是也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三

今槩語雖狂妄意在報國昔秦時以忠諫爲誹謗
深計爲妖言天下非之臣恐陛下以一槩累平明
之治今後世不獨過秦也刑部尚書何喬新亦爭
之槩與孺等皆減死遠戍智文祥謫官智謫廣東
石城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人餽
遺之不受至石城都御史秦紘檄令住廣州修書
因與陳獻章遊士多從之學居四年以公事至順
德暴卒年二十六廣人歸其柩于蜀孺久錮河西
及謝遷相乃得釋還壽州而魏璋當時遷大理丞
尋坐他罪下獄王恕出之爲同知悒悒死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山西右布政使父
覲仕至叅政世有名德文祥少好學以風義自持
成化末與萬安孫弘璧同舉進士安欲引附已令
弘璧延款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奮筆立成有云春
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見之不悅也
孝宗新政上言祖宗初立六部又設內閣分理庶
務參贊萬幾頃者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
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賄賂濫授冗
員阿順者則交相接引違忤者則巧爲讒謗朝野
寒心道路側目伏願陛下嚴飭左右明彰國法擇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三

謹厚謙畏者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諏治理
推心委任不復猜疑竊聞致仕尚書王竝王恕孤
忠自許年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
官王純皆抱忠貞兼優材識伏願陛下起竝等置
之公輔俊等列之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事必有
裨補且人材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
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豈無思奮能知愧負卽是名
流樂其危菑斯爲下品陛下明照庶務公察群寮
其間素分不才甘心無耻罔上營私違天蠱物者
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遣歸餘皆許以自新以

圖後效則位不乏才官多稱德至古昔聖王懸鼓
設木自求謗議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何
害於國遠欲罪之伏願陛下少霽嚴威輒加優禮
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
亦含容以嘉其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勿責其
非謀猷可採者獎其情而亟行其策大率君子之
言決非小人所利人主有問必以他事中傷如有
所疑乞賜片時引對疏入召至左順門中旨詰責
文祥從容置對而出尋除咸甯縣丞弘治元年以
南京吏部主事儲懌言召還以爲兵部主事未幾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八
卷十六

三

吉人之獄起謫貴州興甯衛經歷既抵任都御史
鄧廷瓚奉命征苗峇以方畧奇之欲薦爲憲職文
祥言昔以言事出今以軍功進可乎因請進表京
師南還至商城曲河適大雪渡河冰陷溺死年三
十文祥弱冠意氣傲視一世旣顛躓久更深自摧
損以浮名爲戒享年不永人皆惜之

論曰漢史傳賈誼之死曰年三十二矣蓋惜之也
今觀智年二十六文祥年三十殆不及矣讀其二
疏豈止痛哭流涕長大息哉然賈生遇文帝猶得

爲長沙王傳二子遇孝宗顧擯斥窮荒不得其死

君臣之際難言之矣然則賈生者未可謂之不幸也

此皆以直諫顯而清骨勁節尤純粹無疵有明寶臣也叙亦激昂爽直可誦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八卷十六

丙

甲寶臣也除水熾最爽直可誦

世皆以直諫顯而清骨勁節尤純粹無疵有

也

君臣之際難言之矣然則賈生者未可謂之不幸也

孫鏜衛穎董興李文列傳

孫鏜大同人永樂中襲指揮同知從出塞有功進都指揮僉事正統中充叅將捕處州賊遷都督僉事加右都督擊也先有功景泰初坐事下獄以武清侯石亨等疏救得釋尋爲大同副總兵與郭登不協乞罷兵柄不許四年請盡統精銳出塞襲也先勅止之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甯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五年充陝西總兵官與兵部尚書馬昂西備邊期以七月庚子出師而昭武伯曹欽謀於是日舉兵殺鏜昂奪其軍反先一夕召其黨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二十九卷十六

三

群飲于家時鏜候陛辭宿朝房而都指揮馬亮自欽家逸出告變鏜作奏投長安右門罅上聞帝遽繫中官曹吉祥宮中而密詔皇城京城諸門勿啟曹吉祥者欽之繼父與謀者也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欽知事泄遂呼躁四出殺左都御史寇深等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遂火東安門鏜呼瑾不敢出乃促其二子輔輒召集征西兵二千人鏜大呼曰曹欽反先立功者侯矣衆從鏜逐賊至東安門天漸曙賊稍稍散去輒猝與欽遇揮刀中欽臂賊亦刺輒殺之欽負傷

率數十騎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不得出乃竄歸其家時大雨如注鏜調神砲諸營兵奮呼而入欽投井中死盡擒其黨伏誅鏜進封侯加祿二百石與世券贈軌義勇衛百戶世襲成化元年盡革奪門功帝曰鏜有勞於國可食祿奉朝請七年卒贈涑國公謚武敏子輔乞嗣帝曰鏜以奪門封然滅曹賊功大輔可嗣侯輔卒子泰嗣卒子應爵嗣卒子瑛嗣卒無子弟瑁嗣卒子秉元嗣卒子世忠嗣衛穎華亭人父青都督僉事穎襲山東濟南衛指揮使正統九年遷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禦也先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九卷十六

三

有功進都指揮同知又禦寇黃花鎮白羊口遷都督僉事再戰西直門紫荆關進都督同知景泰三年充總兵守宣府四年掌京營天順元年加左都督進封宣城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移鎮甘肅五年佩將軍印奏移莊浪城堡又條上三事散官儲以裕軍戶給苑馬以壯兵威設罪贖以贍財用皆從之八年征西番功最成化元年盡革奪門功穎以軍功得不革增祿百石四年被劾奪祿尋命食祿奉朝請弘治十一年卒贈侯謚壯勇子璋嗣卒子鏞嗣嘉靖中爲京營總兵卒子守正嗣卒子

董興鄉里未詳以都督僉事從甯陽侯陳懋等征
閩寇鄧茂七有功進都督同知正統十四年廣東
賊黃蕭養反僭號順天王總兵安鄉伯張安與戰
溺死都指揮僉事王清被執遇害嶺表大震廷議
擇將命興充左副總兵調江西兩廣兵討之而以
戶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當是時蕭養圍廣州且
四十餘日城幾破城中人餓死者相枕藉巡撫都
御史楊信民冒圍而入信民恩德素著于廣益事
招徠賊將就撫會信民卒賊乃益熾景泰元年二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九
卷十六

七

月興始至廣調兵未集蕭養屯河南岸聲勢甚盛
興之發京師也天文生馮軾從行長於占筮善決
事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曰此何祥也對曰雞鳴
不以時由賞罰不信也願公申嚴軍令無妄殺興
性果銳而不能戢下故軾以是戒之經清遠峽有
白魚入舟中軾曰此武王伐紂之兆也事雖不同
然勝可必矣至是諸將士見賊勢方衆欲請濟師
軾曰兵貴神速請濟師則緩不及事奉詔討賊廣
民皆引首以望成功所調狼兵驍悍可用也安能
接兵爲持久之計乎興從之與賊相持旬日未決

三月初夜有大星墜河南軾以占書告興曰自今
更四旬賊可破也四月興率兵至大洲頭猝與賊
遇戰遂大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蕭養中流矢死
函首送京師梟于市其黨曾賢等百餘人並伏誅
興復進兵攻三山潘村五斗北水冲鶴金斗諸堡
皆克之燔其廬舍而大良堡賊黃大綱蕭養父也
擁衆萬餘舟八百艘縱橫海上興分兵三路攻之
擒大綱等俘馘甚衆捷聞天子嘉其功進興後軍
右都督鑑右都御史將士各增官有差其後左監
丞阮能駐廣州能有內援頗驕橫興畏之凡事依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九
卷十六

天

違不能自主威望大損有賊黃公隴引山獠爲亂
陷欽州降于交趾海寇乘之攻新會諸縣都指揮
僉事杜信戰死興遷延不能救也六年召還同撫
甯伯朱永都督同知衛穎分督宣威果敢振武三
營穎與中官曹吉祥姻婭深相結天順初以奪門
功封海甯伯食祿千一百石仍理後軍都督府事
總兵遼東益事苛斂比昵都指揮夏霖爲奸利巡
撫程信屢裁抑之曹欽反吉祥伏誅坐奪爵流廣
西時人以興附權嗜利無大將才而平廣寇功不
可沒也

李文西甯人會甯伯英之義子也幼從英征安定
曲先等寇授西甯衛指揮僉事進都指揮使練西
甯土兵遷右都督字來屢爲邊患天順元年以文
爲征西前將軍總兵官鎮守大同夏四月孛來貢
使五百餘人還過天同高山站以饋饋不數殺戍
卒百人奪馬甲而去未幾以二千餘騎犯威遠衛
文嚴陣以待敵騎薄陣文揮兵衝擊擒斬甚衆積
功封高陽伯尋坐事貶都督僉事時毛里孩寇延
綏以文爲總兵官同定遠伯石彪會都督楊信等

擊之斬七十餘級成化初四川番蠻作亂調文鎮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九
卷十六

完

守威茂二年黑虎等寨番賊來攻保子關文遣兵
擊之斬首六十餘級文撫治番裔大著恩信而哈
密爲土魯番速檀阿力所併屢爲邊患兵部尚書
白圭等言哈密實西域咽喉地也若棄而不救竊
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諸衛爲土
魯番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大上
命集廷臣議之於是會昌侯孫繼宗等上言今番
寇黨與未成宜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
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檀阿力貢使旣至
宜因賜之勅諭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奸謀縱

哈密不能自存而諸衛內附之志亦得以自固因
舉文等曉習番情請令經復哈密許便宜從事憲
宗從之乃勅文偕右通政劉文等率師往文等遣
指揮僉事馬俊等齎勅往諭速檀阿力俾還哈密
速檀阿力遣使以番書及方物隨俊等入貢哈密
土人潛從來歸者五百人文等以聞且言速檀阿
力所部馬步兵不過三千餘請與巡撫都御史朱
英等調官軍會赤斤罕東等衛及哈密都督罕慎
等尅期收復朝廷從之其後師雖無功土酋番自
是不敢輕犯內地支歷戎行久士卒樂爲之用弘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九
卷十六

三

治二年卒子鏞世襲西甯指揮使

叙事約而暢朴而腴三國南北史不足爲役

彭韶何喬新周經列傳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成化初爲刑部員外郎疏論僉都御史張岐不稱風紀宜召用王竑李秉葉盛以副人望忤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尋遷廣東司郎中司隸畿輔事多涉貴近藉勢請託韶守法屹然一無所撓錦衣指揮周彧太后弟也以真定武強武邑二縣民田浮於賦額奏請籍爲閒田命韶往視韶至循田周視而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責于薛驩顧折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來賦額已定許民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卷十六

三

開種卽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功臣戚里之家與國戚休豈與民爭尺寸之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之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邀各方命復下詔獄言官交章論救得釋他日復有請荒田者帝怒顧左右曰周彧爲彭韶所持使朕至今負慚豈宜更有陳乞立却其奏當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並有重名一時稱爲何彭六年遷四川按察副使尋進按察使秉正嫉邪悉罷淫祠之在境內者署前有廟祀五顯韶以爲不經而以趙抃遺愛在蜀撤五顯像而祀之

請王府祭葬宜停遣內官及行人以省勞費又劾雲南鎮守太監錢能貢象馬寶石珍禽之屬近又進金燈號爲奇絕萬里勞民騷擾郵傳乞正其罪十四年遷廣東布政使以新會舉人陳獻章爲賢首薦之時汪直用事中使四出鎮守太監顧恒市舶太監韋春珠池監丞黃福皆以進奉爲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詔先後論奏最後錦衣鎮撫梁海者太監芳弟也往來廣中尤橫詔極言其害芳方有寵見疏大怒謀傾詔會帝以詔言切直意不懌芳輒從傍言彭韶每事方命邀名徒以左班相左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二十
卷十六

三

右益恣肆無忌如此帝瞠口視之芳伏地叩首噤不敢發然未幾竟改調貴州三十年吏部尚書尹旻薦爲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明年星變上言臣伏見彗見天田初發於歲終再見于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臣見陛下嗣位之初宮闈正肅各秩粲然家禮正矣內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周矣禁止貢獻儉德昭矣愛惜名器用人慎矣邇年以來宮中進奉貴妃加手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陛下春秋鼎盛嗣續宜繁而震位尚虛人心疑

懼此正家之道不終也增寺人員數以萬計利源
兵柄盡付其手作奸犯法一切優容此防微之道
不終也各省鎮守中官爭市珍異動稱勅旨科擾
小民古人遇災必減膳撤樂而今更縱刑餘漁民
蠹國此持儉之道不終也六卿並加師保監寺兼
領崇階及予告而歸廩食輿夫濫加庸鄙爵賞一
輕誰人知勸此用人之道不終也惟陛下翻然覺
悟慎終如始天下幸甚時已召爲大理寺卿未入
京疏入卽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孝宗卽位召爲
刑部右侍郎無何嘉興百戶陳輔盜販獲罪因而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
卷十六

三

作亂勅韶巡視浙江韶至劾罷不職守臣誅其首
惡數人事遂定旣以本官兼僉都御史整理鹽法
韶以浙西通舟楫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因定其
輸直輕重奏蠲宿負減處温二府課額以竈戶煎
辦徵賠折閱之苦繪爲八圖以獻弘治三年入爲
吏部右侍郎時王恕爲尚書韶同心持正力拒權
貴請謁斷絕鈇法稱平其冬彗見天津應詔陳政
刑失中者數事謂彭城伯張信與沙門宗鼎相訐
皆以無驗論贖旣而信罷兵柄鼎置不問是玩法
也中官劉玉與囚孫泰通外戚謀復親藩乃付泰

法司而玉留中是庇奸也刑部讞囚論鬼薪或輸
白墾所以備營繕也乃令浚河隍以待遊觀飾館
宇以俟行幸是啟侈也贖鍰雖非正供亦民脂膏
乃以爲浮屠道士之用是養邪也此數事者其端
一開不可復杜欲以消災異致太平難矣又請午
朝無虛循故事宜日御左順門如大除拜大災異
閣臣面議取旨部臣就御前敷陳政務庶世事日
熟而群臣邪正可見帝皆嘉納明年進刑部尚書
詔在郎署旣與喬新齊名至是遂代喬新爲尚書
持法明慎與喬新相當也安遠侯柳景鎮兩廣都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
卷十六

書

御史秦紘發其奸賊鉅萬景與慶雲伯家有連誣
紘遂並逮詔力持之卒抵景罪褫其爵賊入八百
兩有旨免追詔復執奏言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
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
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賊非負租之比而獨蒙寬典
是臣等守法媿於韋澳也且賊可倖免則他日爵
位征鎮何求不得奸回藉口法吏灰心非國家之
利也然景竟以內援得免御史彭程監視光祿寺
論修理皇壇器皿言此李孜省以齋醮欺先帝者
陛下奈何蹈此帝怒下程詔獄韶言程爲御史論

諫乃其職顧援引往事致傷聖懷然其心欲因事
納忠耳臣聞光祿歲費無紀恣爲侵漁及今不節
難爲繼矣帝乃令光祿具歲費之數以聞詔在部
近侍多不悅嘗摘發司屬小過怵詔詔不爲動會
有荆王見瀟事奏上淹旬不下內官王明苗通高
永殺人坐死復減等遣戍昌國公張巒起墳宏壯
踰制役軍至數萬畿內黠民冒充陵廟戶及旗校
匠工名目致賦役不均流亾日衆皆弊政之尤者
詔因亢旱極言之不報遂累疏乞致仕不許自劾
素餐上慰畱之又累疏始命乘傳歸弘治八年南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
卷十六

姜

京地震御史宗彛等請舉遺逸因言詔與何喬新
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詔歸
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正德初林俊巡撫江
西言詔謚不副行乞如魏驥吳訥葉盛改謚文庶
足服今信後事雖不行士論韙之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父文淵吏部尚書喬新少
多疾年十一讀通鑑續編修撰周旋問孺子知其
義乎喬新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
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官紀義軒多誕妄而
並遼金于宋於義未當旋大驚曰子才識不凡將

來名位非我所及也舉景泰五年進士奉使淮西知縣閻徽少受學於文淵以白金文綺爲贈喬新力却之徽曰吾寄吾師非贈子也喬新曰子壽吾父附他人則可附吾則不可卒不受使還授南京禮部主事遭父喪歸服除改刑部主事歷遷郎中案錦衣衛諸官校獄無稍貸名由是起遷福建按察司副使浙寇千餘人盜採壽甯銀礦所過剽掠喬新募兵擊斬之福甯豪民尤氏橫暴殺人出入以兵甲自隨者二十年福清薛氏所居瀕海歲出與諸番互市謀作亂喬新設方畧先後掩捕海濱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卷十六

三

以甯福安甯德銀礦久絕有司責民歲課多破產奏減之清流歸化里界將樂沙縣民恃險僻不供徭賦喬新白都御史卽里置縣行部問民疾苦次第興除不屑以簿書爲能遷河南按察使都御史原傑招撫流民至南陽引以自助先是都御史項忠驅逐流民嚴厲過當及聞傑至皆逃竄山谷喬新親入山招之冊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均賑卹平徭役輕重列九等民稱使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小王子犯塞喬新伏兵灰溝營邀擊之斬獲甚衆進副都御史奉

勅理獄未減爲多爰書簡明憲宗覽而善之入爲
刑部右侍郎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駭命
喬新往督軍務喬新獲謀者知鹵營可取將出奇
搗之小王子遁去喬新善體察民隱自河南湖廣
所至皆值水旱或平糴或賑貸隨時制宜全活者
不可勝計至是山西復大饑人相食請盡蠲租賦
發內帑及鹽課銀數萬兩粥祠部僧道牒得粟數
十萬石擇有司之賢者分賑死者槥而葬之又僦
民疏溝渠償以粟所活三十餘萬人招還流冗十
四萬戶溝渠成民賴其利山西人尸祝之還朝播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
卷十六

三

州宣慰使楊愛與其庶兄友搆怨友奏愛有異謀
命喬新往勘還朝喬新言楊氏有播五百餘年群
蠻所戴一旦囚纍之恐驟見酋長窘辱驚擾爲變
乞召二人面質弗寘獄從之還奏愛實不反友恃
父嬖圖奪其官耳請薄罰愛而處友以遠郡播人
遂安弘治元年進南京刑部尚書言沿江蘆洲率
爲中官占奪有訟者輒云爲進奉計今陛下旣罷
貢獻乞以蘆洲還民上以爲可召入爲刑部尚書
與王恕馬文升彭韶並負時望而喬新與韶並以
刑部郎起家法律尤所熟習錦衣衛官校有所逮

捕率齋駕帖不關白法司喬新請復先朝精微批
之舊以遏矯僞其明年京城大水恐內外刑獄有
枉者上言大明律高皇帝所親定列聖所推廣情
理輕重可爲至備然其文深奧官吏講解未明往
往以辭害意臣按律子孫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
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親告乃坐又曰
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婦者勿論夫旣云親告矣
又云誣告者良以愛憎之情常人不免有聽後妻
憎前子者有愛少而憎長肥子而瘠孫又有憎子
孫及子孫婦者今親告遂坐則雖薛包王祥之行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
卷十六

六

所失一言且不免誅而今問者遇有前事輒云親
告坐絞豈不誤哉按律編發邊遠充軍北人戍南
南人戍北固以懲罪亦以遠奸而近者徒取實邊
云可屯田禦敵不問南北多發西北邊衛往往逃
竄爲惡如故逃者雖仍論死犯者終莫省戒况其
中又有曉邊情習蕃語者有如漢之衛律宋之張
元亾入其中爲敵謀主不可不鑑臣按律計贓科
罪必須估鈔然計贓科罪律雖一定以贓估鈔例
則隨時國初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則直貫八十
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乃絞今坐一兩也監守

盜銀四十兩乃斬今則坐五錢也書曰衷者中也
不輕不重之謂也乞下臣言會議時劉吉在內閣
素嫉喬新悉格不行郎中魏紳者喬新素重之大
理丞缺御史鄒魯覬焉喬新薦紳魯大恨會喬新
外家與鄉人訟卽誣喬新受其金錢爲行賄吉取
中旨下諸人錦衣衛獄或勸喬新懇喬新曰懇已
則自文愬人則涉許吾有解去耳頃之窮治無驗
予致仕後魯爲仇家矐兩目犯罪論戍士論快焉
喬新博學嗜古聞異書輒從假錄至三萬餘卷手
自較讐尤深於周禮所著有周禮集註宋元史臆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
卷十六

堯

見椒丘稿年七十餘卒江西巡撫林俊爲彭韶及
喬新請謚吏部覆奏有旨令具喬新致仕之由上
聞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奄逝士類咨嗟林
俊爲之請謚上令考當日致仕之故不知陛下欲
與洗雪前枉耶亦聖意別有所存耶臣考喬新學
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鄒魯
挾私誣以小事一辭不辨欽然退歸杜門著書入
事寡接四川土官楊愛感其舊恩寄以藥物峻辭
却之於此不受其他可知林下不受當路可知喬
新剛介之名滿于士大夫之口鄒魯擯死人謂殃

慶之公若必考退身之繇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荻輩嘗誣奏朱熹矣然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贈官加謚亦陛下今日勸懲之大權也事竟寢正德十一年

有此昌言榮于易名多矣

廣昌知縣張濬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傅予廕明年賜謚文肅喬新孫源萬歷初爲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濤舉鄉試第一授安慶府推官到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濤輦蹙曰非吾所能卽棄官去魏紳字廷佩曲阜人年二十六舉於鄉弘治初爲刑部郎中爲尚書何喬新所器重遷南京大理寺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六

四

丞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於偏頭關迤西要害地築邊置墩賜璽書慰勞又以甯武關城隘而兵單脆擴城數十里建營舍募土兵進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定崇明之亂弘治十八年進刑部右侍郎明年正月卒紳事親孝親喪廬墓感嘉禾之瑞長身美髯居官所至有聲人皆服喬新之知人

周經字伯常其先陽曲人後寓江浦南京刑部尚書瑄子也舉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與劉健張元楨並爲李賢彭時所重授檢討歷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太子起立拱聽閣臣謂

宜請太子坐經不從迴翔翰苑幾三十年孝宗卽位遷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已而進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尋轉左侍郎上欲以通政司經歷高得祿爲叅議經執不可靈壽人私獻民田于太監李廣經同王恕論奏戶部弗允更會諸司奏事得寢六年上以災異求言尚書耿裕復推經草奏經請早視朝勤聽政節後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語冗切直上使左右密訪草疏主名裕曰疏各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時論兩賢焉九年陞戶部尚書當是時孝宗寬仁引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卷十六

皇

恕戶部管天下利權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毀謗隨之經按行祖宗成憲事所不可雖成命已下抗疏力爭闔官咸晚凡有請乞一切罷減上雖不盡用因而裁之者屢矣寬逋緩征減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豁免每委官監稅恒以節愛爲言課入多者與下考異時苛切之風爲之少衰先是諸王府多請自領河泊所稅經言有傷國體且民力不堪皆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引鬻於兩淮經言鹽筴本以濟邊各有分地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又織造浙江者

請竹木稅經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征役
並執不與上是經言并停織造天同缺戰馬兵部
尚書馬文升請太倉銀市馬既得旨矣經曰糧馬
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權
非祖訓上改命以太僕寺銀給之給事中魯昂言
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度
支不足宜儉于國不宜浚于民織造賞賚齋醮土

良言此即有若何做之意

木爲費日廣不是之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
給事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
經言以小民膏血供耳目玩好不可內靈臺奏酒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
卷十六

皇

掃卒當給月廩經言禁地非外人得入不過爲守
者私役耳再疏爭之清甯宮災議修建兵部欲調
山東民夫七千餘人經言東土歲歉民貧不可使
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雇役壽甯侯張
延齡乞於河間賜田畝加稅二分經言王府賜田
例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憲宗妃家私田與
民田比一切奪以歸民壽甯不宜獨異疏三四上
爭之經之執持類如此太監李廣既死帝得其朝
臣饋遺簿大怒科道官因劾諸臣有及經者既槩
置不問群臣廷謝經獨上疏曰昨日科道官劾奏

監李廣並奔競李廣之人臣名亦與雖蒙恩
不問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臣累蒙列聖任用受
恩如天惟自淬勵無負終始果若科道所言是匪
類也當自慚死奚待譴責且人之奔競李廣者莫
其進言左右圖寵眷耳陛下試思廣在時曾言及
臣否更乞勅法司將廣家人嚴加鞫問必究簿籍
所在臣果有饋遺卽不須多但寸金尺帛卽誅臣
以示百官果無干涉亦乞洗雪使天下曉然知臣
非貪嗜無耻之人庶幾得展布四體終事聖明若
令含污忍垢苟就班行必將悲傷抑鬱死填溝壑
潛菴先生史稿列傳三十
卷十六

聖

目且不瞋帝慰答之十三年以星變乞致仕加太
子太保乘傳歸武宗嗣位起南京戶部尚書辭不
赴三年再起禮部復辭降勅趨至京疾作累疏乞
休許之踰三年卒贈太保謚文端經子曾舉進士
官尚寶少卿

論曰語有之爲法曹而刻則傷人身爲戶曹而刻
則破人家故頭會箕歛之法慘于赤族而桑弘羊
孔僅之禍烈于周來趙張有激乎其言之也彭韶
何喬新之在刑部可謂明允詳慎矣若夫周經在
戶部先恤民後理財慘刻聚斂之風爲之少變嗚

呼若三人者豈非有猷有守之大臣歟

一論極盡

潛菴先生史稿

列傳三十卷十六

密

論極盡

